

文化遺存

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 2010-2012 年考古發掘簡報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朱岩石*、趙月紅*、沈麗華*、盧可茵*、王睿*、李鑫*、何歲利*

摘要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09 年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開展大三巴世遺核心區及周邊地區整體規劃研究，計劃拆除位於高園街即大三巴牌坊側建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四棟舊公務員宿舍大樓。由於該區域緊鄰聖保祿教堂，被推測位於聖保祿學院遺址範圍之內，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委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澳門文化局組成“聯合考古隊”，於 2010 至 2012 年期間分階段對上述地點進行了考古調查及發掘工作。上述發掘成果豐碩，初步確定已開展考古工作區域屬於聖保祿學院遺址範圍，遺址內發現了“大型基岩坑”、夯土牆等遺跡，出土大量磚瓦類建築構件以及數量龐大的陶瓷器碎片，其中包括不少年代約為明末清初的外銷瓷碎片，對於研究十六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天主教修院佈局、建造技術、中外文化交流、中葡貿易史，以及澳門在東亞地區乃至全球貿易體系中的重要地位都具有非凡的價值，為中國外銷瓷、海上陶瓷之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物證。考古隊在整理上述各階段的發掘記錄及出土遺物後，即撰寫本文，作為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 2010-2012 年考古發掘簡報。

關鍵詞

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夯土牆；大型基岩坑；外銷瓷；考古發掘簡報

澳門位於中國大陸南端，珠江入海口西岸，由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三部分組成。澳門半島地勢南高北低，是一個南北向延伸的長條形半島。聖保祿學院遺址位於澳門半島中部的制高點——大炮台山西北山麓，尚保存有聖保祿教堂的前壁（俗稱“大三巴牌坊”），其被視為澳門標誌之一，是“澳門歷史城區”的重要節點。聯合考古隊 2010 至 2012 年發掘區（高園街 16、18、20、22 號和 35 號）位於聖保祿學院遺址

範圍內，地勢南高北低，南側地勢漸高後為澳門博物館前地，北側經高園街到茨林圍一帶地勢漸低，向西與聖保祿教堂前壁隔大三巴斜巷相望（圖 1）。

澳門聖保祿學院是天主教耶穌會於 1594 年在澳門創立的一間高等學院，也是東亞地區第一所高等學院。聖保祿學院遺址由聖保祿教堂、神學院及大炮台三處遺跡群構成，其中聖保祿教堂（又稱天主之母教堂）建於 1602-1640 年，整座教堂體現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建築風格與東方建築樣式相結合的特色，是當時東方最大的天主教堂。1762 年，聖保祿神學院因耶穌會士被驅逐而關閉。1835 年 1 月，聖保祿神學院和教堂因火災付之一炬，僅餘教堂前壁。¹（圖 2）

* 朱岩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 趙月紅：澳門文化局高級技術員

* 沈麗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 盧可茵：澳門文化局高級技術員

* 王睿：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 李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博士後

* 何歲利：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聖保祿神學院、教堂及大炮台均依大炮台山山勢而建，由於原建築設計圖紙及文字記錄缺失，平面佈局和內部結構曾經過多次改造和變動，並且多處疊壓了早於或晚於聖保祿學院的包括澳門早期城牆在內的各種遺跡，因此給相關研究工作帶來了一定難度。

一、發掘緣起和經過

（一）發掘緣起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09 年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開展大三巴世遺核心區及周邊地區整體規劃研究，發掘區域原有四棟建於二十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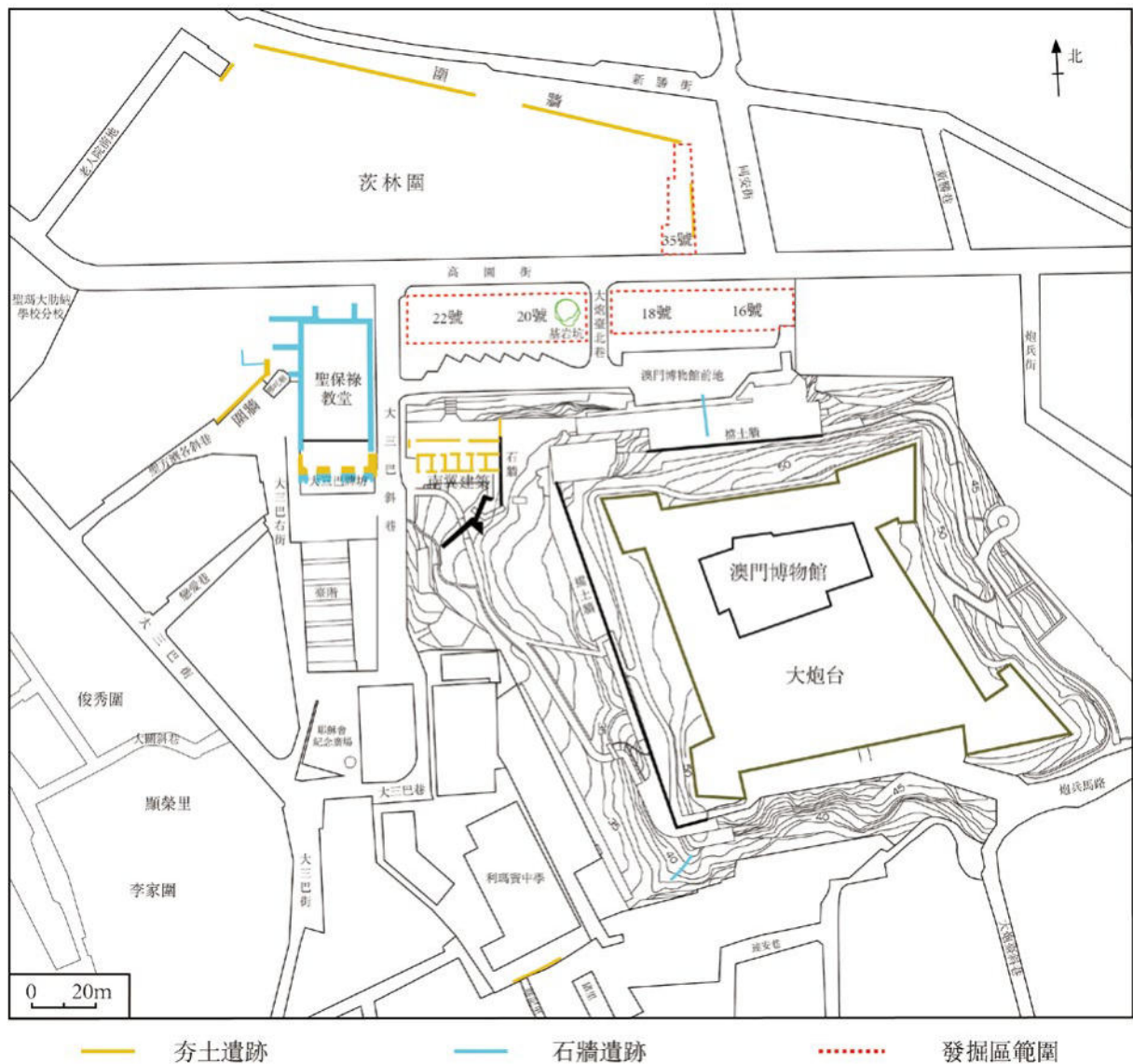


圖 1・發掘區位置圖

文化遺存



圖 2・聖保祿教堂前壁

文化遺存

六十年代的公務員宿舍樓計劃拆除，由於該區域緊鄰聖保祿教堂，被推測位於聖保祿學院遺址範圍之內，因此該區域拆除之後的空間如何使用，在沒有開展考古工作之前難以定論。

時期的地形、地貌等地理環境的變遷情況，為進一步促進澳門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做出積極貢獻。

（二）既往發掘

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委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於 2010 年初與澳門文化局組成“聯合考古隊”負責這項工作。考古工作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對原有四棟宿舍大樓拆除後場地進行考古勘探發掘，了解該地段文化層堆積情況，探尋聖保祿教堂所屬聖保祿學院內的相關建築遺存及學院範圍，為復原該區域的歷史變遷過程積累資料，同時也致力了解該區域早於聖保祿學院

在本文所載的發掘區內過往沒有進行過任何考古工作。發掘區以南、以西區域，曾開展聖保祿學院遺址的調查發掘，主要包括：1988 年初，在“大三巴牌坊”加固工程之前的地質調查，曾發現一處用石料建成的建築物。1990-1992 年，在對聖保祿教堂遺址實施保護工程時，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發掘工作，基本了解了聖保祿教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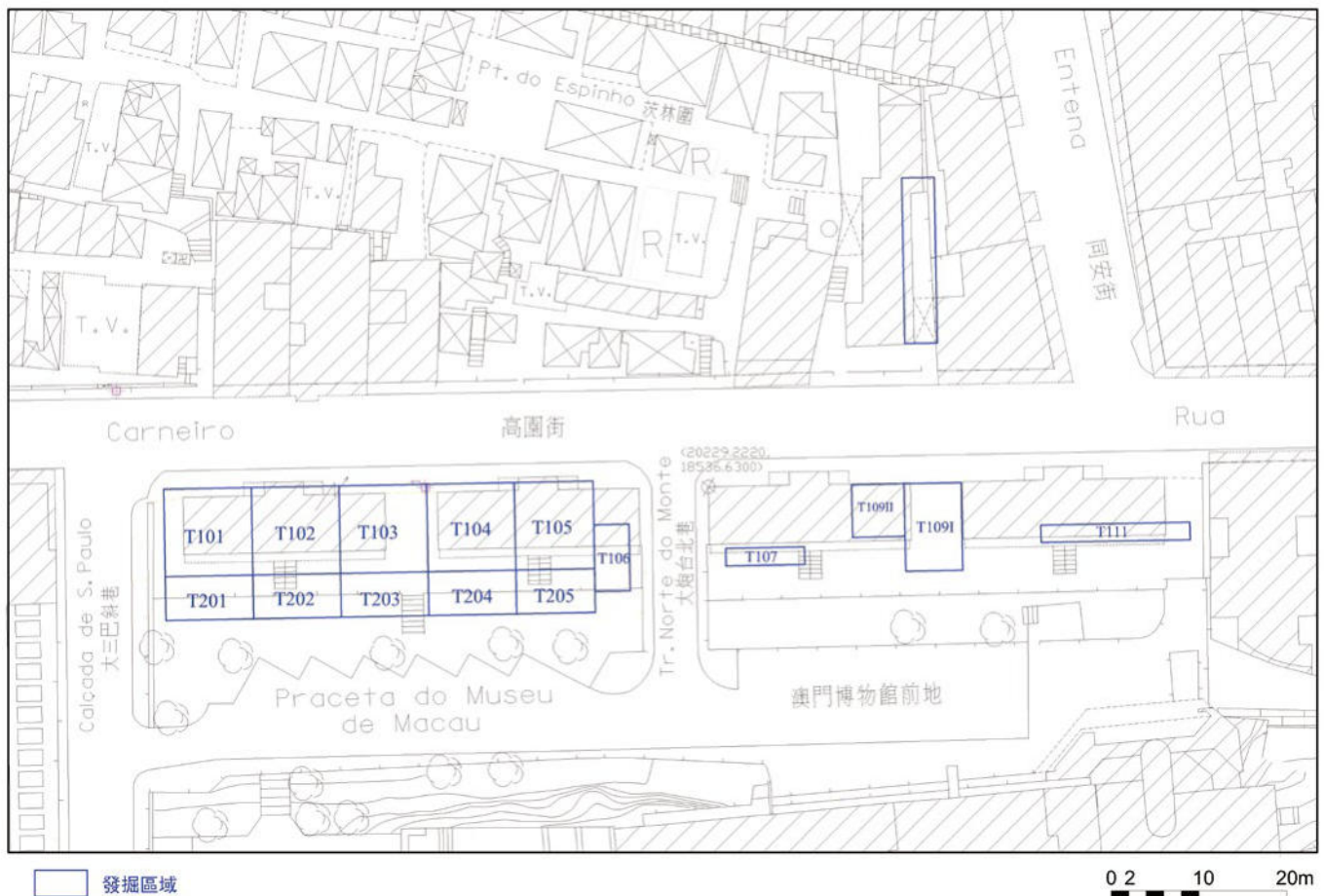


圖 3 · 發掘區探方分佈圖

文化遺存

平面結構。²1995-1997 年，為配合澳門博物館建設，在大炮台與“大三巴牌坊”交界處發掘出聖保祿學院南翼、東翼和中央庭院等部分遺跡。³

（三）發掘經過和地點

發掘工作自 2010 年 4 月至 2012 年 5 月前後共進行了四期考古工作，為期約八個月。工作地點主要包括高園街 16、18、20、22 號四棟公務員宿舍樓，以及高園街 35 號住宅拆建工地，共清理探方 14 個，發掘面積約 910 平方米（圖 3）。此外，我們還先後在聖保祿學院遺址周圍嘗試了

洛陽鏟勘探和磁法、電法等物理探測方法，為了解這一區域的地下遺存分佈和保存情況提供了線索。

二、地層堆積與典型文化層

發掘區域位於大炮台山北側山麓地帶，地勢南高北低，地層堆積相對簡單，絕大部分區域在地表層（現代路面或建築擾土等）下即可見歷史時期堆積或遺跡甚至原生基岩面。堆積趨勢多為由南向北沿地勢從高向低進行堆積，地勢高處堆積略厚，低窪地帶堆積淺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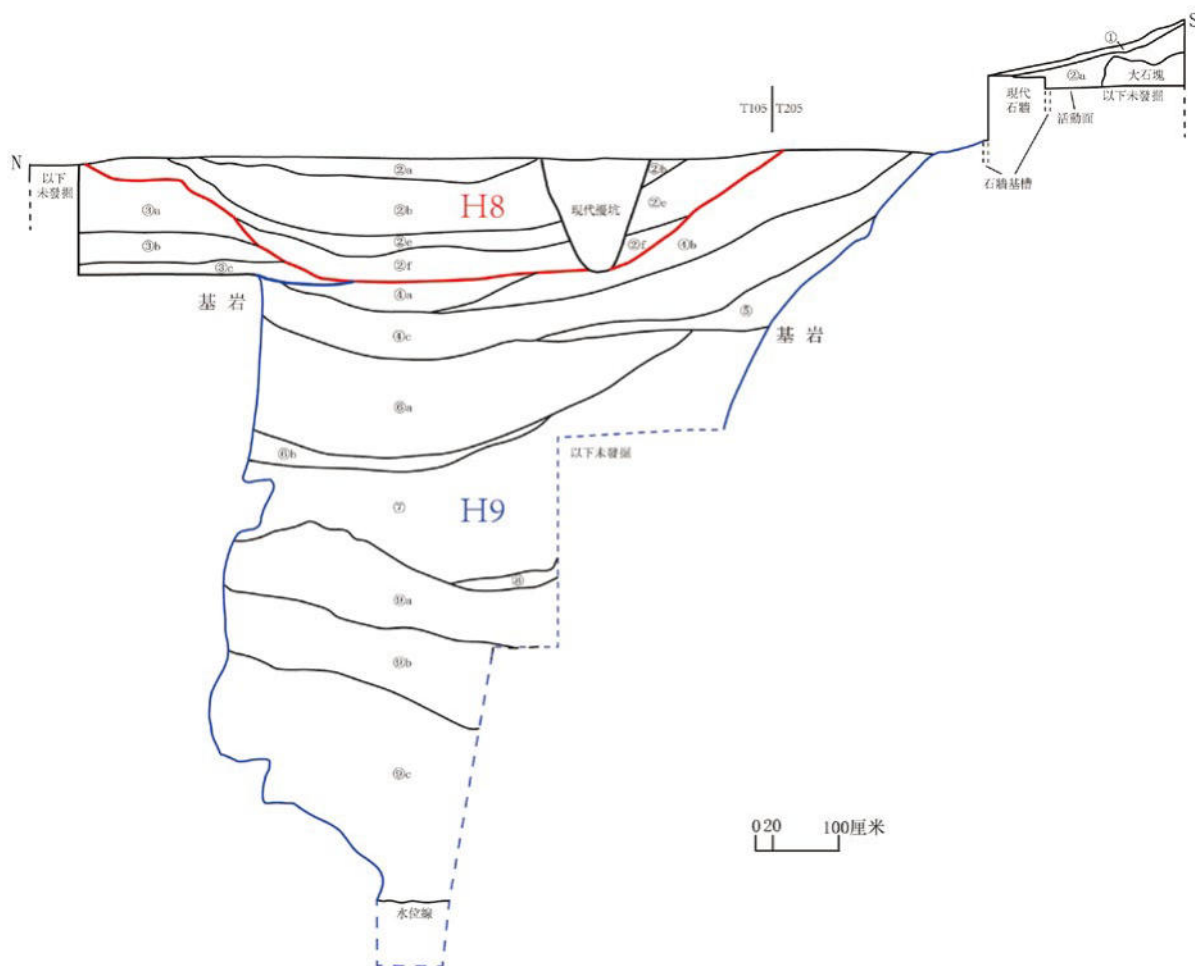


圖 4 · T105 和 T205 探方東壁剖面圖

文化遺存

為盡可能全面反映發掘區域地層堆積和相關遺跡現象，現以地層堆積最為豐富的 T105 和 T205 東壁剖面（圖 4）為例，介紹如下：

第 1 層：厚 0-0.22 米。黑褐色土，土質疏鬆、雜亂，包含較多混凝土塊、石塊和植物腐殖質等。出土大量陶水管殘片、陶瓦片、鋪地陶磚殘塊、青花瓷片以及玻璃碎片、彈球、鐵釘和澳門硬幣等。該層為表土層，多為現代建築擾土。

第 2 層：厚 0-1.37 米，從堆積形態分析，該層為基岩坑自然塌陷後形成的二次堆積，編號為 H8，H8 內堆積又可分為② a-② f 共 6 個小層。

② a 層：距地表深 0-0.1 米，厚 0-0.38 米。深褐色土，土質較疏鬆。出土大量陶瓦片、素燒陶碗底、釉陶片、青花瓷片和蚌片等。

② b 層：距地表深 0-0.3 米，厚 0-0.7 米。淺褐色土，土質較疏鬆，包含大量白灰顆粒和少量紅砂岩塊。出土大量陶筒瓦及板瓦殘片、泥背、鋪地陶磚殘塊、素燒陶碗底、釉陶片以及青花瓷片、蚌片和動物骨骼等。

② c 層：距地表深 0.3-1.2 米，厚 0-0.7 米。灰褐色土，土質疏鬆，夾雜大量白灰顆粒和木炭顆粒。出土大量陶筒瓦及板瓦殘片、鋪地陶磚殘塊、素燒陶碗底、釉陶片以及青花瓷片、蚌片、少量貝殼和銅器殘件等。該層主要分佈於探方中南部，不見於探方東北部。

② d 層：距地表深 0.3-1.1 米，厚 0-0.6 米。淺褐色土，土質較疏鬆，夾雜大量白灰顆粒。出土大量陶瓦片、磚塊、素燒陶碗底、釉陶片以及青花瓷片和蚌片等。該層主要分佈於探方中南部，不見於探方東北部。

② e 層：距地表深 0-0.94 米，厚 0-0.66 米。深褐色土色，土質較疏鬆，夾雜大量白灰顆粒和木炭顆粒。出土陶瓦片、琉璃滴水殘片、素燒碗底、釉陶片以及青花瓷片、鬥彩瓷片和青瓷片等。

② f 層：距地表深 0.7-1.2 米，厚 0-0.42 米。灰褐色土，土質較疏鬆，略呈沙性，包含少量夯土塊、紅砂岩塊和石塊。出土陶瓦片、鋪地磚塊、磚塊、釉陶片以及青花瓷片和粗瓷片等。

第 3 層：厚 0-1.54 米，為自然淤積層，主要分佈於探方東北部，又可分為③ a-③ c 共 3 個小層。

③ a 層：距地表深 0-1.04 米，厚 0-0.82 米。該層為緻密淤泥層，上部淤泥略呈紅褐色，下部為黃褐色，夾雜木炭顆粒，中部有一層厚約 5 厘米的褐色沙土淤積。

③ b 層：距地表深 0.82-1.27 米，厚 0-0.36 米。該層為沙土層，灰褐色土，中部有一層厚約 4 厘米的淤泥層。出土少量陶瓦片、釉陶片、青花瓷片和珊瑚塊等。

③ c 層：距地表深 1.18-1.27 米，厚 0-0.27 米。該層為灰褐色淤泥層，包含較多大石塊和夯土塊，夾雜木炭顆粒。出土少量陶瓦片、磚塊、釉陶片以及青花瓷片和粗胎白瓷片等。

第 3 層下即顯露出大型基岩坑（H9），為詳細記錄基岩坑的堆積狀況和探索堆積成因，我們對坑內堆積進行了詳細層位劃分，共分為六層，層位編號接續探方地層編號，即第 4 至第 9 層。

第 4 層：灰褐色沙土層，可細分為④ a、④ b、④ c 共三個小層。

文化遺存

④ a 層：距地表深 1.37-1.54 米，厚 0-0.38 米。灰褐色沙土，土質疏鬆，夾雜較多白灰顆粒，出土少量陶瓦片。

④ b 層：距地表深 0-1.87 米，厚 0-0.8 米。灰褐色土，土質較疏鬆，夾雜大量白灰顆粒。出土大量陶瓦片、釉陶片以及少量青花瓷片和鬥彩瓷碗底等。

④ c 層：距地表深 0-1.87 米，厚 0-0.7 米。灰褐色土，土質較疏鬆，夾雜大量白灰塊和木炭顆粒。出土陶瓦片、瓦當、素燒陶碗底、釉陶片以及青花瓷片、粗瓷片和鬥彩瓷碗底等。

第 5 層：距地表深 1.53-2.22 米，厚 0-0.6 米。黑褐色花土，土質較硬，包含大量木炭顆粒，出土較多陶瓦片和青花瓷片。該層主要分佈於基岩坑東南部。

第 6 層：沙土與淤泥交替疊壓淤積層，又可以再細分為⑥ a 和⑥ b 共 2 小層。

⑥ a 層：距地表深 1.9-2.4 米，厚 0-1.2 米。沙土淤積層，由大量紅褐色沙粒與極少量紅褐土混合淤積而成，土質鬆散，出土少量陶瓷片和陶瓦片等。

⑥ b 層：距地表深 3.16-3.65 米，厚 0-0.36 米。紅褐色淤泥層，由較純淨的泥土淤積而成，土質細膩鬆軟，出土極少量陶瓷片和陶瓦片。

第 7 層：距地表深 2-3.8 米，厚 0.66-1.82 米。黑灰色土，土質較硬，包含大量炭灰、炭屑，出土較多陶瓦片以及大量青花瓷片和醬釉陶片等。

第 8 層：距地表深 4.86-5.18 米，厚 0-0.2 米。黃褐色花土，土質較硬，包含較多花土塊和白灰顆粒，出土少量陶瓷片和陶瓦片。

第 9 層：沙土層，可以再細分為⑨ a、⑨ b、⑨ c 共 3 個小層。

⑨ a 層：距地表深 4.4-5.3 米，厚 0.6-1.08 米。沙土淤積層，由大量紅褐色沙粒與少量紅褐土混合淤積而成，土質疏鬆，出土較多陶瓦片、青花瓷片和醬釉陶片等。

⑨ b 層：距地表深 5.22-5.98 米，厚 0.7-1.06 米。紅褐色淤泥層，由較純淨的泥土淤積而成，土質細膩鬆軟，出土極少量陶瓷片和陶瓦片等。

⑨ c 層：距地表深 6-6.98 米，已發掘厚度 1.3-2.5 米。沙土淤積層，由大量紅褐色沙粒與少量紅褐土混合淤積而成，土質鬆散，出土少量陶瓦片、青花瓷片和醬釉陶片等。

⑨ c 層下發現積水，無法繼續向下發掘，據勘探積水深度約 0.8 米，水下即為基岩坑坑底。

三、聖保祿學院遺址重要遺跡

發掘區域所發現遺跡大多為近現代遺存，不作詳述。下面僅對其中發現年代略早的遺跡進行介紹，主要包括夯土牆一段和灰坑兩處。

（一）夯土牆

夯土牆位於高園街 35 號拆除房屋東側，南側正對高園街 16 號和 18 號樓中間通道，南距大炮台約 50 米，西南距聖保祿教堂南壁約 100 米。牆址埋藏於現代房基填墊土和建築生活垃圾之下。此次清理主要是配合房屋拆遷工作，限於各種原因，僅對夯土牆遺跡的局部進行了探溝發掘與解剖。發掘表明，夯土牆遺跡呈南北向，方向為 355 度。已發現部分南北長約 15.6 米，牆體頂部東西寬約 1-1.26 米，底部不詳，現存遺跡最高處約有 2.45 米。（圖 5）據夯土牆遺跡北部的解

文化遺存



圖 5・夯土牆平面（上南下北）



圖 6・夯土牆立面

剖顯示，夯土牆遺跡由牆基和牆體兩部分組成，上層為牆體，下層為牆基。（圖 6）

上層牆體為夯土結構，砌築於石牆基之上，夯土保存相對較好，殘高約 1.36 米，夯層厚約 5-10 厘米。在夯土底部發現一處孔洞，口徑約 24 厘米，可能為“紅木”或是支護木架形成的孔洞。在牆體夯土結構的底部與石牆基銜接處，發現鋪設有找平兼填縫用的青磚，共發現青磚 14 塊，分兩層。裡側自北向南多為丁磚平鋪，在找平青磚外側亦即石牆基上表面邊沿部分，先用白灰墊底，其上斜鋪板瓦片，最後在瓦片外塗抹白灰形成牆皮。在發掘夯土牆遺跡兩側的廢棄堆積時，曾發現大量白灰牆皮碎塊與白灰顆粒，由此推測夯土牆體外側可能原均塗抹有白灰牆皮。

下層牆基由石塊壘砌而成，夾縫填充灰土，壘砌工整。石牆基高約 1 米，上下共 5 層，每層發現石塊 4 塊。自上而下第一層厚約 30 厘米，單體石塊長約 24-50 厘米。第二層厚約 24 厘米，單體石塊長約 30-50 厘米。第三層厚約 22 厘米，

文化遺存

單體石塊長約 50 厘米。第四層厚約 18 厘米，石塊長約 28 厘米。第五層僅暴露局部，具體情況未明。

在揭露的此段夯土牆遺跡南端，還發現一段內外側均包磚的夯土牆體，包磚南北長約 1.9 米，丁磚錯縫鋪砌。包磚的牆體東西總寬 1.2 米，其中，內外側包磚各厚 0.3 米，包磚東西間距 0.6 米，包磚之間為夯土。包磚砌法講究，牆體內側（西側）包磚現存有上下三層，其中，第一層磚從局部來看，裡側先丁磚垂直夯土牆體平鋪，外側再順磚平鋪；第二層裡側先順磚平鋪，外側再丁磚平鋪；第三層與第一層鋪磚方式一致。牆體外側（東側）包磚現存有上下五層，其中，第一層包磚裡側先為順磚平鋪，外側再丁磚平鋪，但已為晚期房基打破，僅餘半截殘磚；第二層包磚裡側先為丁磚平鋪，外側再順磚平鋪；第三層與第一層一致，依次往復，各層包磚局部存在使用殘磚壘砌的情況。包磚均為青磚，一般長 26 厘米、寬 10 厘米、厚約 5 厘米。（圖 7）此段包磚牆體北側與夯土牆南北接為一體，北部牆址向南延伸至此銜接的夯土牆體東西寬 1.26 米。也就是說，此段牆體的包磚並非是直接包砌在夯土牆本體內外側，而是將夯土牆內外各減去 30 厘米，再嵌入式包砌，包砌後的牆體總體寬度與原來的夯土牆體東西寬度基本一致。此外，此段包磚牆體南側均為填墊土，未發現任何遺跡現象，綜合遺跡現象分析，包磚牆體以南可能是夯土牆遺跡的一處缺口，而此段嵌入式包磚牆體或為缺口北端結構的一部分。

（二）灰坑

在聖保祿學院遺址的發掘中，先後在不同探方內共發掘發現 15 處灰坑遺跡，其中絕大部分為現代垃圾坑或破壞坑，只有 H8、H9 年代略早，或與聖保祿學院遺址相關，特別值得強調的是 H9 規模較大，堆積豐富，並出土了大量重要遺物。



圖 7·包磚牆體

1. 編號 AS2010T105H9 的灰坑

H9 主要分佈於 T105 內，是在大炮台山北側山麓基岩上人工開鑿出的一豎井式圓形坑，開口距現地表深約 1.2 米，開口邊沿在南側地勢較高處有很小範圍可見於現地表。H9 平面略呈圓形，直徑約 5.8 米，深約 9.9 米。（圖 8）H9 坑壁在開鑿時略有差別，其中西壁、北壁在地表下 3 米以上部分較豎直，開鑿較為規整。西壁、北壁在地表下 3 米以下部分，壁面凸出有較大石塊現象，且棱角分明，可能與岩石的堅硬不易於開鑿有關。在開鑿的石壁上，從上至下多處可見人工開鑿的鑿痕，如西壁地表下 1.5 米處、北壁地表下 3.8 米處等。坑底基本平整，因發掘至約 9 米深時見積水，未能完全揭露出坑底。（圖 9、10）

對於 H9 的發掘，最初只對其堆積總平面二分之一範圍的西半部向下作發掘。因灰坑內堆積多為磚瓦、灰土、沙土淤積層等，相對較鬆散，考慮到安全因素，相繼在發掘面的地表下 3.6 及 5.9 米處留有發掘台面。台面均有收分。發掘工作是相繼再沿台面向下發掘，到後來發掘到最深處即地表下 9.2 米時，發掘範圍縮小到八分之一不到。H9 內堆積上部（地表下 5 米以上）明顯呈斜坡狀，且坡度較大。堆積趨勢多為由南向北沿地勢從高向低堆積，下部堆積（地表下 5 米以下）

文化遺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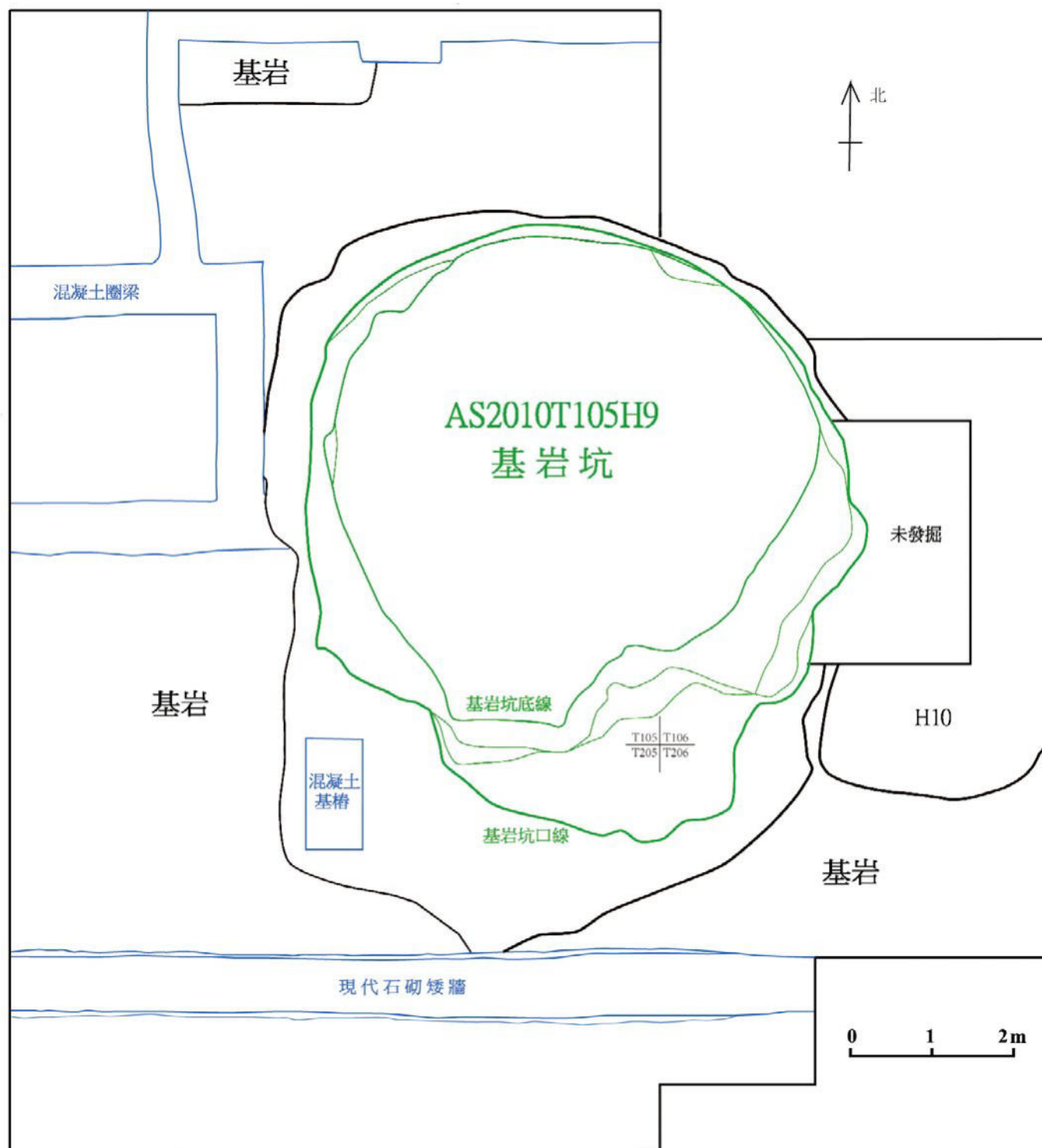


圖 8・大型基岩坑平面圖

文化遺存



圖 9・基岩坑開口及坑壁



圖 10・基岩坑坑底



圖 11・H9 與 H8 堆積及現代牆基關係



圖 12・H8 堆積狀況

基本平鋪疊壓。（圖 11）堆積詳細情況見地層堆積部分描述，在此不再贅述。

2. 編號 AS2010T105H8 的灰坑

H8 主要分佈 T105 探方內，只有較少的邊沿部分位於東側毗鄰的 T106 內。H8 埋藏較淺，地表下即可見到開口。H8 平面呈不規則橢圓形，最大徑約 8 米、深約 1.4 米，四壁不規整，底部略平。H8 開口南側即為大炮台山北側山麓基岩，東壁打破 H10，西壁和南壁打破 H9，北壁打破較厚的淤泥淤積層。灰坑內堆積相對較平整，均由口部沿四壁向底部呈傾斜狀堆積（圖 12）。堆積共可分為六層，詳見地層堆積中的第 2 層的描述部分，在此不再贅述。值得一提的是，坑內堆積中出土遺物豐富，見有大量陶筒瓦及板瓦片、琉璃滴水殘片、黃白色鋪地磚塊、紅砂岩塊、素燒陶碗底、釉陶片、青花瓷片、圓形或方形蚌片以及動物骨骼等等。

四、出土遺物

下述遺物分為“晚期地層出土遺物”及“大型基岩坑出土遺物”兩部分介紹。“晚期地層出土遺物”主要包括發掘區內較上部地層出土的遺物，除了編號 AS2010T203 ⑤:1 的民國銅錢出

文化遺存

土於探方 T203 的第⑤層之外，其他遺物均出土於探方的第①至③層。晚期地層出土遺物數量豐富，除出土年代較晚的遺物外，亦因地層被擾亂而出土有較早期遺物的現象。“大型基岩坑出土遺物”是指主要出土於 H9 的遺物（標本編號 AS2010T105 ② b:101、AS2010T105 ② b:215 及部分地表採集遺物除外），H9 由於地層沒有擾亂情況，出土遺物的年代相對較早。

（一）晚期地層出土遺物

出土遺物數量較多，包括陶瓷器殘片、鴉片盒、玻璃瓶、銅錢等。

1. “克拉克”類型青花瓷

該類型青花瓷器類主要有盤、軍持兩種。

（1）盤

標本 1：AS2010T105 ② d:7。侈口微外折，斜曲腹，器身模印成花瓣形，失足。白胎細膩，白釉光潤，施滿釉。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弦紋一周，腹部分格，存分格一處，內四瓣花一朵，內壁口沿下弦紋一周，腹部雙圈圓形開光內繪雜寶、折枝花卉，開光間以如意雲紋相連，內底菱形開光，主題紋飾不詳。青花呈灰藍色。口徑 20 厘米，殘高 2.9 厘米。（圖 13）

標本 2：由 AS2010T105 ① :7、AS2010T105 ② :9、AS2010T105 ④ c:57 跨層拼合。侈口微外折，斜曲腹，隱圈足。白胎細膩，白釉微閃青，光潤，施滿釉，裹足刮釉。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弦紋一周，其下五瓣分格，格內簡化花草，足跟處弦紋兩周；內壁口沿處弦紋一周，腹部雙圈圓形開光八處，內繪雜寶、折



圖 13



圖 14

枝花，開光之間以如意雲紋相連，內底八角菱形開光，其內繪花草蝴蝶蚱蜢紋。青花呈灰藍色。足端及外底少量黏砂，外底可見修坯遺留放射狀跳刀痕。口徑 15.5 厘米，足徑 7.7 厘米，高 3.5 厘米。（圖 14）

文化遺存

(2) 軍持

標本 1：由 AS2010T105 ② a:73、AS2010T105 ② a:111、AS2010T105 ② c:178、AS2010T105 ② c:179、AS2010T105 ② c:187 跨層拼合。口、流與腹部以下殘。束頸，端肩，鼓腹，器身模印成瓜棱形，象首形流。白胎細膩，白釉光潤。器身青花裝飾，瓶頸下方一周藍地連弧紋，其下肩頸結合處一周藍地白花卷草紋，腹身兩側各一組錦地紋，錦地紋上部如意雲頭紋一朵，器身後部弧線分格為三塊，空白處飾簡化花草紋，器身前部流兩側腹身空白處亦繪簡化花草紋，象首形流部象眼處以青花勾勒。青花呈灰青色。器身近瓶頸處為一圈藍地白描卷草紋，器身兩側中間各有一如意雲頭紋，兩邊則各為一組錦地紋。器身後側以弧線分隔為三部分，每部分均飾以點珠紋。器身前側緊接象首部分亦飾以點珠紋。（圖 15）



圖 15

標本 2：由 AS2010T105 ② e:32、AS2010T105 ② e:33、AS2010T105 ② c:202 跨層拼合。口及腹部以下殘。端肩，鼓腹，象首形流，象口含短流，象鼻殘，從殘存痕跡看應為下卷接下顎。白胎較細，白釉較光潤。器身青花裝飾，肩頸結合處一周卷草紋，腹身兩側錦地紋各一組，流部象眼以青花勾勒，象耳部以青花填充並在內部以細線勾勒，象頸飾項圈，為一圈青花條帶狀，條帶下掛有三件葫蘆形器，青花呈灰藍色，呈色不均。口部與器身接胎製成，從頸部殘缺處可見較為規整的接胎痕跡。殘長 19.2 厘米，殘寬 11.2 厘米，殘高 11.8 厘米。（圖 16）



圖 16

2. 其他類型青花瓷

(1) 碗

標本 1：AS2010T201 ① :1。敞口，曲腹較

深，下腹圓收，圈足。白胎細膩，白釉微閃青，施滿釉，裹足刮釉。器物腹部胎體滿布葉形鏤空，外罩釉形成“玲瓏眼”裝飾。碗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弦紋一周，其下一周菱形紋邊飾，玲瓏眼裝飾帶下弦紋一周，其下纏帶雜寶紋一周，又於圈足交接處畫弦紋一周；內壁口沿下粗弦紋一周，其下一周“工”字形紋邊飾，再以兩周細線紋與腹部相隔，玲瓏眼裝飾帶下又繪細弦紋一周，內底雙圈弦紋內折枝花卉。外底書“康熙年製”

文化遺存



圖 17



圖 18

青花款。青料呈色較暗淡，為灰青色，積料處呈黑青色。外底表面有釉面鼓泡破裂形成的少量凹坑。口徑 11.8 厘米，足徑 5.2 厘米，高 5.6 厘米。（圖 17）

標本 2：AS2010T105 ①：108。失口，下腹斜直，近底處圓折內收，圈足。白胎微泛灰，較細，白釉泛青，含大量氣泡，施滿釉，裹足刮釉。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腹部紋飾不詳，近底處粗

弦紋一周，腹底結合處細弦紋兩周；內壁腹部紋飾不詳，內底雙圈弦紋內繪蕉葉紋。外底雙圈弦紋內書“萬福攸同”青花款，字跡潦草。青料呈靛藍色，積料處呈深黑青色。外底有胎裂痕，偶見修坯痕跡，施釉前黏連少量胎料雜質，足端刮釉處過燒略泛紅，內底及外壁下腹部可見鼓泡破裂形成的露胎凹坑。足徑 6.7 厘米，殘高 5.7 厘米。（圖 18）

文化遺存



圖 19



圖 20

標本 3：AS2010T105 ② f:116。失口，下腹斜曲，近底處圓收，圈足較矮。白胎細膩，白釉微泛青，光亮，施滿釉，裹足刮釉。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下腹部一周弦紋，其上花草紋，腹地結合處弦紋一周，圈足足牆外弦紋兩周；內壁腹部花草紋，內底單圈弦紋內繪鳥立山石圖。青花發色淡雅，呈較為明亮的藍色。外底有明顯的縮釉露胎痕跡。足徑 5.5 厘米，殘高 3.1 厘米。（圖 19）

（2）盤

標本 1：AS2010T204 ② :2-6。敞口，寬折沿，淺斜曲腹，圈足微內斜。白胎細膩，白釉微泛青，光潤，施滿釉，裹足刮釉。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折沿處及腹地結合處弦紋各一周，折沿處折枝花四組，腹部折枝蓮紋三組，圈足外弦紋兩周；內壁折沿處蓮池白鷺紋邊飾一周，內底

文化遺存



圖 21

在雙圈弦紋內繪山水樓閣紋。外底方框內書“精製”篆書款，書寫草率。足底黏砂，外底近圈足處有修坯所留跳刀痕，中部有縮釉痕。口徑 19.1 厘米，足徑 9.8 厘米，高 3.4 厘米。（圖 20）



圖 22



標本 2：AS2010T109 II H12:133-135。敞口，八曲葵口，折沿，淺斜腹，隱圈足。白胎較細，白釉較光潤，含大量氣泡，施滿釉，裹足刮釉。內壁青花裝飾，折沿處滿繪青料，其下接連弧紋邊飾，內底寬帶紋一周，可見寬帶錦地紋一周，其內繪山水樓閣。青花呈深灰青色，呈色豔麗。外底靠近邊緣處可見器物燒成後針戳刻款，推測為拉丁字母“XR”，其上有“入”形符號。外底可見胎裂痕，內外底均有少量釉面鼓泡破裂露胎形成的凹坑。足徑 11.2 厘米，高 2.1 厘米。（圖 21）

(3) 罐

標本 AS2011T105 ② e:1。直口，花口，矮領，圓溜肩，鼓腹，罐身呈瓜棱形，失足。白胎細膩，白釉微泛青，光潤。外壁青花裝飾，頸部連續回紋一周，肩部雙重複蓮瓣紋一周，其下瓜

文化遺存



圖 23

果松鼠紋，下腹部雙重仰蓮瓣紋一周。青花呈藍紫色。內壁中部可見接胎痕一周，並見清晰的旋坯痕。殘高 15.8 厘米。（圖 22）

（4）瓶

標本 AS2010T105 ② e:73。侈口，束長頸，斜溜肩，肩部下折接腹部，腹部及以下殘。白胎細膩，白釉光潤，有大量氣泡，內外滿釉，口沿處刮釉一周。外壁青花裝飾，口沿下弦紋一周，其下蕉葉紋一周，頸部為樹石花草紋，肩部分隔號紋一周。青花呈藍紫色。口徑 8.1 厘米，殘高 12.8 厘米。（圖 23）

3. 陶器

（1）素陶盒（鴉片煙盒）

尖唇，子口內斜，直壁，平底。多素胎。（圖 24）

標本 1:AS2010T201 ① :3。口徑 2.1 厘米，足徑 2.3 厘米，高 2.6 厘米。

標本 2:AS2010T201 ① :4。口徑 3 厘米，足徑 3.5 厘米，高 2.4 厘米。

標本 3:AS2010T201 ① :5。僅盒身內腹及內底施透明釉，口徑 1.7 厘米，足徑 2 厘米，高 1.8 厘米。

（2）素陶盒蓋（鴉片煙盒蓋）

圓形盒蓋，方唇直口，直壁，平頂，均為素胎。（圖 25）

標本 1:AS2010T201 ① :10。在蓋面上有墨



圖 24



圖 25

文化遺存



圖 26



圖 27



圖 28

文化遺存



碗的另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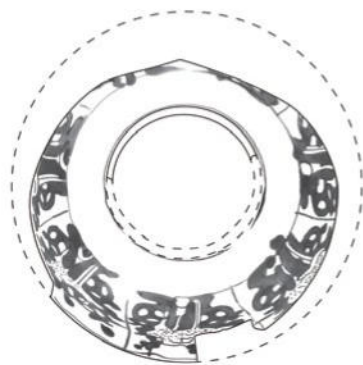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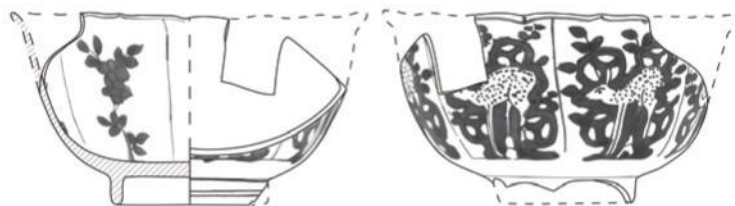


圖 29

文化遺存

書“李”字。直徑 2.6 厘米，高 0.85 厘米。

標本 2：AS2010T201 ①:7。在蓋面有墨書痕跡。直徑 2.2 厘米，高 0.9 厘米。

標本 3：AS2010T201 ①:13。在蓋面有墨書痕跡，直徑 2.1 厘米，高 0.9 厘米。

(3) 錫白釉陶罐⁴

標本 AS2010T109 II H12:197。圓唇，侈口，束頸，直腹微外凸，束脛，圈足外撇，挖足很淺。灰黃胎，較粗疏，低溫錫白釉，泛黃，木光，佈滿大塊開片，釉層有塊狀剝落，施滿釉，裹足刮釉。外底有藍彩船錨標誌。口徑 7.7 厘米，足徑 7.3 厘米，高 5.8 厘米。（圖 26）



圖 30

4. 錢幣

標本 1：AS2010T203 ③:13。光緒元寶。圓形。正面中間為“光緒元寶”銘文，銘文中心為滿文“寶福”，外周一圈弦紋，頂部鑄楷體“福建官局造”，底部為“每枚當 十文”記值；背面中心為龍紋，頂部隱約可見英文字母“F、U、K、E、N”。直徑 2.8 厘米，厚 0.18 厘米。（圖 27）

標本 2：AS2010T203 ⑤:1。民國銅錢，圓形。正面中間為雙旗交叉圖案，上部隱約可見“中華民國”字樣，下部右側可見“當”字。背面中間為花卉圖案。直徑 2.7 厘米，厚 0.1 厘米。（圖 28）



文化遺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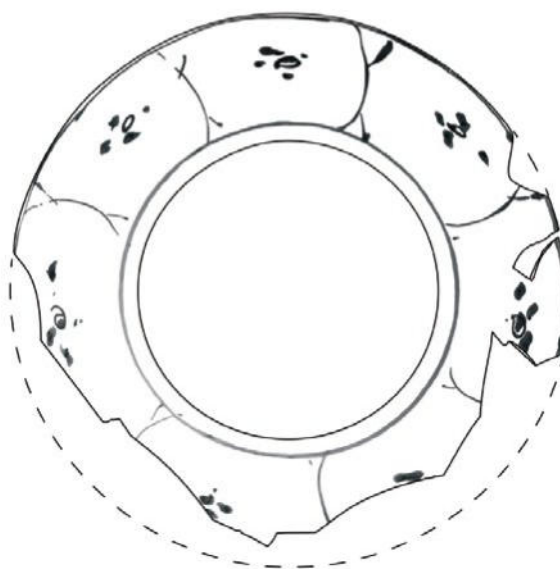


圖 31

(二) 大型基岩坑出土遺物

主要有陶瓷器殘片、建築構件等。

1. “克拉克”類型青花瓷

(1) 碗

標本 1：AS2010T105 ④ c:35。尖唇，侈口，出脊花口，深曲腹，近足處圓收，圈足。白胎細膩，白釉光潤，施滿釉，裹足刮釉。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隨花口形弦紋一周，其下腹部青花縱向單線分為七格開光，開光內山石鹿紋，足跟處弦紋一周，圈足外弦紋兩周，內壁口沿線隨花口形弦紋一周，腹部青花縱向單線七格開光，開光內為洞石花卉紋，內底雙圈弦紋內山石鹿紋，青花呈灰藍色。口徑 11.5 厘米，足徑 4.9 厘米，高 6.3 厘米。（圖 29）

標本 2：由 AS2010T105 ⑤ :1、AS2010T105 ⑤ :2 拼合。尖唇，侈口，花口，深曲腹，下腹圓折，圈足。白胎細膩，白釉光亮，施滿釉，裹足刮釉。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隨花口形單弦紋一周，其下六格開光，開光內花鳥紋，開光之間隔以綬帶紋，足跟處弦紋一周，圈足外壁弦紋兩周，內壁口沿線隨花口形單弦紋一周，腹壁六格開光，開光內折枝花卉，開光之間隔以點珠紋。內底單圈弦紋內鳥立山石紋，青花呈藍灰色。外底釉面有少量凹坑。口徑無法量度，足徑 5.8 厘米，高 7.6 厘米。（圖 30）

(2) 盤

根據口沿分為 A 型、B 型和 C 型，口沿形狀不明的暫劃分為 D 型。

A 型，侈口。

標本：由 AS2012T105 ⑤ :1、AS2012T105 ⑤ :2 拼合。薄唇，侈口，微折沿，斜曲腹，寬圈足較矮。白胎較細，施滿釉，裹足刮釉，外底施釉不均。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弦紋一周，外壁以弧線分隔為七個部分，每個空間內飾簡化花草紋，足跟處弦紋一周，內壁口沿下弦紋一周，腹壁八個不規則圓形開光，開光內相間排列有花果紋和雜寶紋，開光之間以如意紋相連，內底八角菱花形開光內繪有花鳥圖案。青花呈藍灰色。足端無釉且有少量黏砂，外底有呈放射狀的跳刀痕並有少量凹坑。口徑 14.8 厘米，足徑 8.2 厘米，高 2.7 厘米。（圖 31）

B 型，敞口

標本 1：AS2011T105 ⑨ :15。敞口，寬折沿，淺曲腹，寬圈足較矮。白胎較細，白釉泛木光，施滿釉，裹足刮釉。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弦紋一周，腹部以單分隔號分隔為五個部分，內飾簡化花草紋，足跟處弦紋一周，內壁口沿下弦紋一周，內壁八格開光內繪折枝花果紋，開光間隔以縱向點珠紋，內底在雙圈弦紋內繪林木雙鹿紋。青花發色偏暗。足端有少量黏砂，外底有呈放射狀的跳刀痕並有凹坑。口徑 21 厘米，足徑 11.2 厘米，高 3.2 厘米。（圖 32）

標本 2：由 AS2011T105 ④ c:11、AS2011T105 ④ c:66、AS2011T105 ④ d:3、AS2011T105 ④ d:15 拼合。敞口，寬折沿，曲腹，寬圈足較矮。白胎細膩，白釉泛黃，木光，施滿釉，裹足刮釉。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處弦紋一周，腹部橢圓形開光內為簡筆草葉紋，開光間隔以雙線，內繪縱向條帶紋，圈足外弦紋兩周，內壁蓮瓣形開光內繪雜寶紋和花果紋，相

文化遺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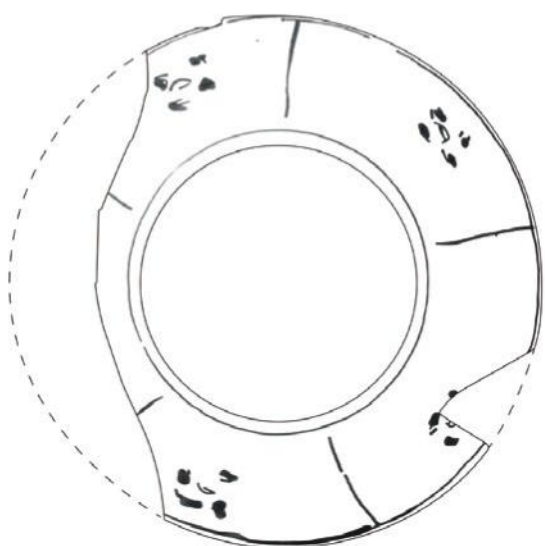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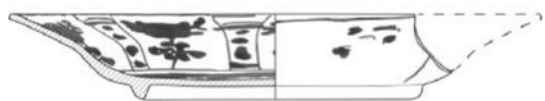


圖 32

文化遺存



圖 33



圖 34



圖 35

間排列，開光間隔以綬帶紋，綬帶上下各有一組錦地紋或魚鱗紋，其下錦地紋及魚鱗紋相間分佈的帶飾一周，內底菱花形開光內以水禽、鷺鷥、蓮花等元素構成一幅蓮池水禽圖案，青花呈藍灰色。足端有少量黏砂，外底有跳刀痕及少量凹坑。口徑 38 厘米，足徑 19.6 厘米，高 5.7 厘米。（圖 33）

C 型，出脊花口

標本：由 AS2011T105 ⑦ :717、AS2011T105 ⑦ :727 拼合。尖唇，侈口花口，折沿，斜曲腹，腹部以下失，器身模印成花瓣形。白胎細膩，白釉較光潤。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隨花口單弦紋一周，其下分格開光，開光內簡化團花紋，開光間隔以縱向條帶紋，內壁口

文化遺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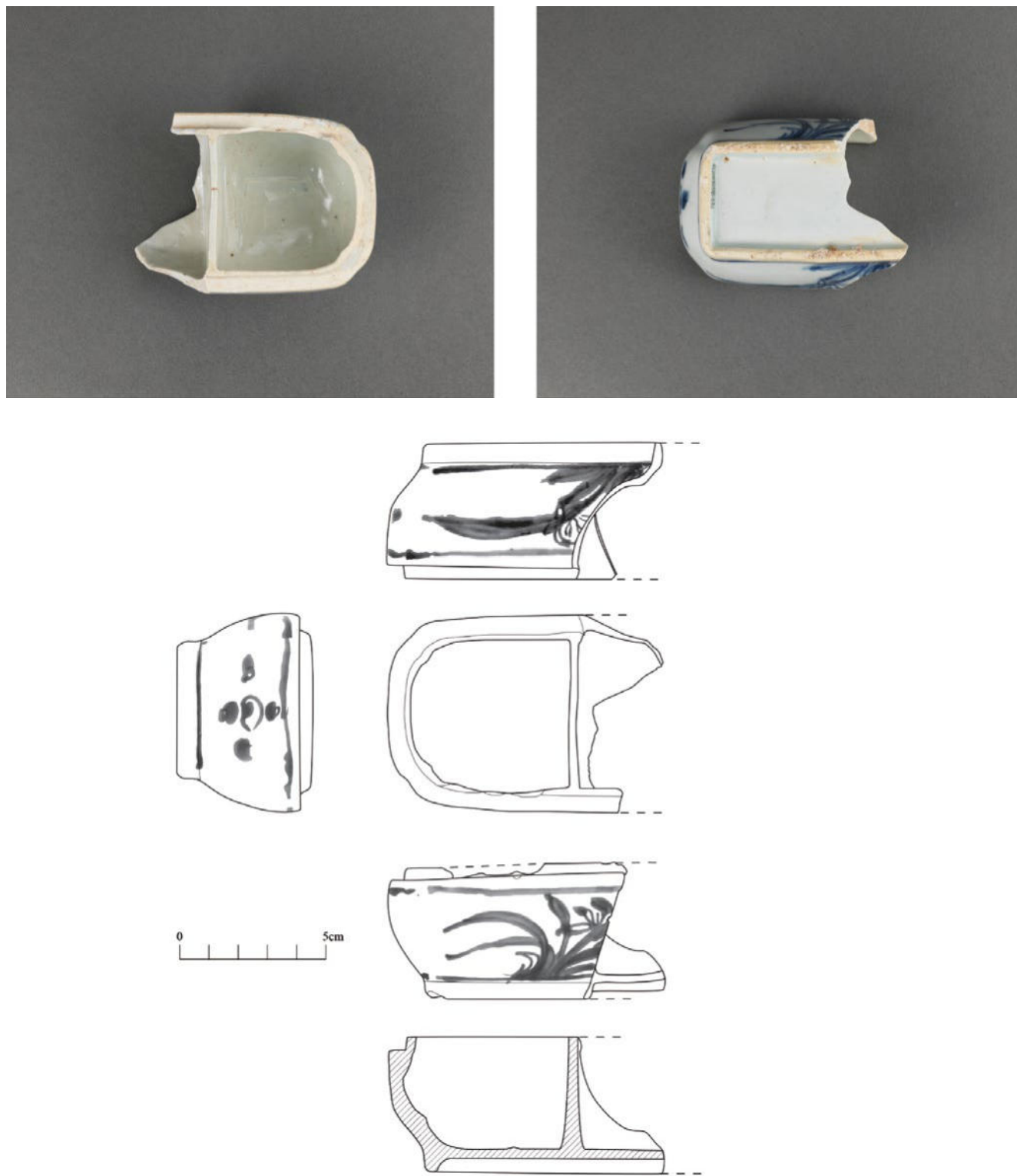


圖 36

文化遺存

沿至腹部分格開光，開光內蓮瓣形框內折枝花卉，開光間隔以錦地紋和點珠紋，青花呈藍灰色，較暗淡。口徑 19.7 厘米，殘高 2.5 厘米。（圖 34）

D 型，口沿形狀不明。

標本：由 AS2011T105 ⑦ :742、AS2011T105 ⑦ :743、AS2011T105 ⑧ :30 拼合。失口，下腹斜曲，寬圈足較矮。白胎較細，白釉泛黃，半失光，施滿釉，裏足刮釉。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橢圓形開光，隔以縱向雙線，雙線內可能繪條帶紋，足跟處及圈足外弦紋各一周，內

壁蓮瓣形開光內繪折枝花卉紋和雜寶紋，相間分佈，開光間隔以相間排列的錦地紋及魚鱗紋，其下為相間排列的弧形錦地紋及魚鱗紋一周，內地菱花形開光內以水禽、鷺鷥、花卉、水草等元素構成蓮池水禽圖案。足端少量黏砂，外底有呈放射狀的跳刀痕並有較多凹坑。足徑 19.2 厘米，殘高 3.1 厘米。（圖 35）

(3) 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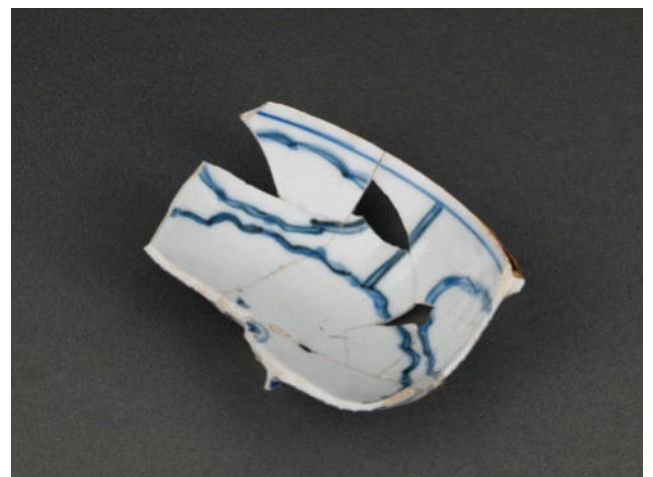
標本：AS2011T105 ⑦ :532。器身呈圓角長方形，中間分格，子口，曲腹，長方形



圖 37



圖 38



文化遺存

矮圈足。白胎細膩，白釉光潤，施滿釉，口及足端無釉。外壁青花裝飾，口沿下弦紋一周，外壁長邊兩側均繪蘭草紋，短邊所在側飾以圈點紋，足跟處弦紋一周，青花呈灰藍色。殘長 9.5 厘米，寬 7 厘米，高 4.7 厘米。（圖 36）

（4）器蓋

標本 1：由 AS2010T105 ④ b:126、AS2011T105 ⑦ :536、AS2011T105 ⑦ :537 拼合。橢圓形盒蓋，子口，蓋面呈圓弧形，蓋頂近平略隆起。白胎細膩，白釉光潤，施滿釉，口部刮釉。外壁青花裝飾，長邊所在兩側，中間大橢圓形開光內飾以花卉紋，短邊所在側則在小橢圓形開光內飾以波濤紋，開光之間以錦地紋填充，蓋面在雙線勾勒的橢圓形內繪花草圖案，青花呈藍灰色。殘長 10.7 厘米，寬 8.1 厘米，高 2.6 厘米。（圖 37）

標本 2：AS2012T205 ④ c:8。碗形器蓋。子口較矮，窄平沿下斜，高拱形蓋面，平頂，圈足形把手。白胎細膩，白釉光亮，施滿釉，口及沿下無釉。器蓋內外青花裝飾，外壁頂部把手內單圈弦紋內繪折枝花卉，鈕外雙圈弦紋間卷草紋一周，蓋面上部一周如意雲頭紋，其下壺門形開光內繪花草紋和雜寶紋，相間分佈，開光間隔以雙縱向單線，內繪點珠紋，蓋沿有雙圈弦紋，內壁以分隔號分格，格內壺門形開光，頂部在單圈連弧形開光內有圈點紋，青花呈較為鮮豔的藍灰色。口徑 10.2 厘米，沿徑 10.5 厘米，高 4.6 厘米。（圖 38）

2. 其他類型青花瓷器

（1）碗

根據口沿：敞口、侈口、折沿、口沿形狀不明等分為 A 至 D 四型。



圖 39



文化遺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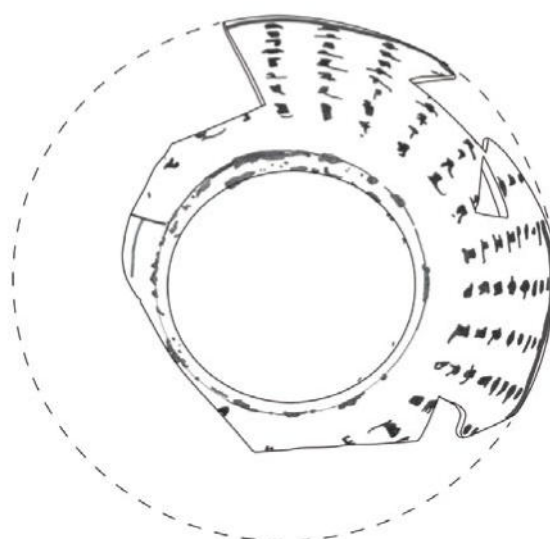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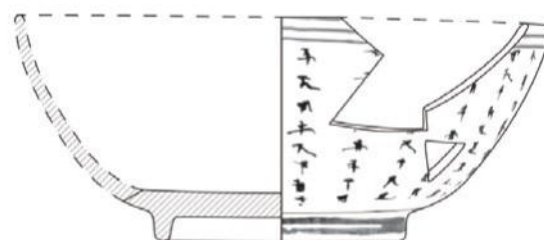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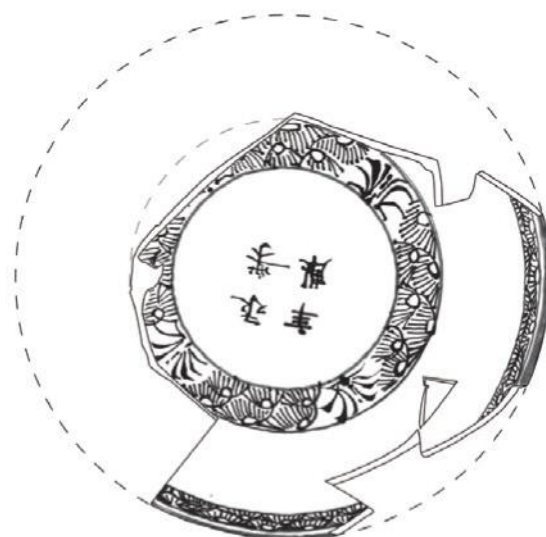


圖 40

文化遺存

A 型，敞口。

標本 1：由 AS2010T105 ④ c:298、AS2010T105 ④ c:299、AS2010T105 ④ c:464 拼合。敞口，斜曲腹，近底處圓收，圈足，足外削棱，內底下凹。白胎細膩，白釉光潤，施滿釉，裹足刮釉。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弦紋兩周，腹

部葡萄紋，線條勾勒出藤蔓，葉片以青花渲染並勾勒有葉脈，果實以青花點狀表示，圈足跟部飾弦紋兩周，外底有單圈弦紋，內壁口沿下弦紋兩周，內底雙圈弦紋內繪葡萄紋，表現形式與外壁腹部相同，青花呈灰藍色，色澤較明亮。足端有少量黏砂，外底有釉面有凹坑。口徑 15 厘米，足徑 6.1 厘米，高 6.4 厘米。（圖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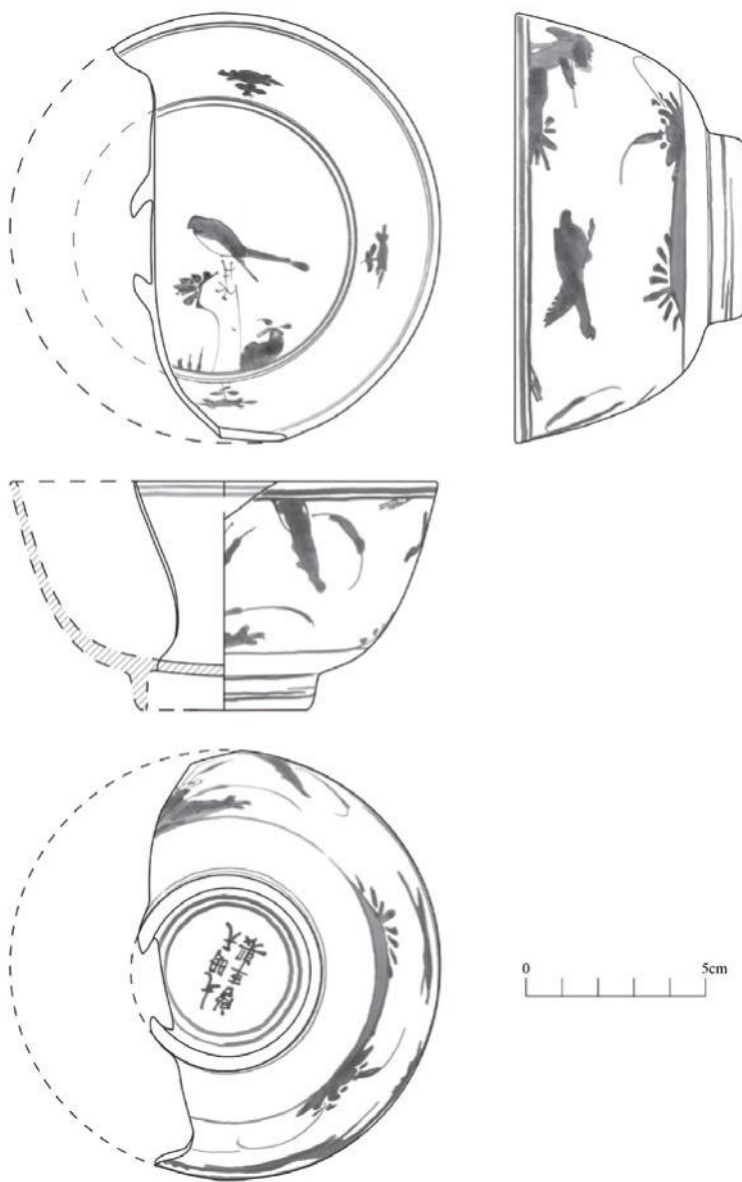


圖 41

文化遺存

標本 2：由 AS2010T105 ④ c:409、AS2010T105 ④ c:410、AS2010T105 ④ c:411、AS2010T105 ④ c:412、AS2010T105 ④ c:413、AS2010T105 ④ c:414 拼合。敞口，曲腹較深，近底處圓收，圈足外斜。白胎較細，白釉微泛灰青，較光亮，施滿釉，裹足刮釉，口沿處釉層有剝落。青花裝飾，外壁口沿處弦紋一周，口沿下弦紋兩周，腹部書有（《赤壁賦》？）詩文，字跡草率，圈足外壁弦紋兩周，內壁內口沿下松葉紋邊飾一周，內底雙圈弦紋之間繪松葉紋一周，青花呈藍灰色，色澤暗淡有暈染。內底心雙行四字“永樂年製”隸書款。足端黏砂，外底有凹坑。口徑 17.4 厘米，足徑 7.8 厘米，高 7.2 厘米。（圖 40）



標本 3：AS2011T105 ⑧ :6。敞口，深曲腹，近底處圓收，圈足。白胎細膩，白釉光潤，施滿釉，裹足刮釉。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弦紋兩周，腹部花草蘆雁山水紋，足跟處弦紋一周，圈足外弦紋兩周，內壁口沿下弦紋兩周，腹部近底處折花草紋四組，存三組，內底雙圈內繪鳥立山石圖，青花呈藍灰色，色澤較淡。外底雙圈弦紋內雙行六字“大明天啟年製”楷書款。足端少量黏砂，外底釉面少量凹坑。口徑 12.4 厘米，足徑 5 厘米，高 6.4 厘米。（圖 41）



標本 4：AS2011T105 ⑨ :3。敞口，深曲腹，近底處圓收，圈足，足外削棱。白胎細膩，白釉泛灰青，較光亮，施滿釉，裹足刮釉。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弦紋兩周，腹部存團花紋及簡化雲紋各一組，應為相間分佈，圈足跟部及圈足外弦紋各一周，內壁口沿雙圈弦紋內纏枝花卉紋邊飾一周，內底雙圈弦紋內繪團花紋，青花呈灰藍色，較暗淡。外底單圈弦紋內書雙行四字“天啟年製”楷書款，書寫草率。外底可見呈放射狀的跳刀痕。口徑 13 厘米，足徑 5.7 厘米，高 6.9 厘米。（圖 42）

圖 42

文化遺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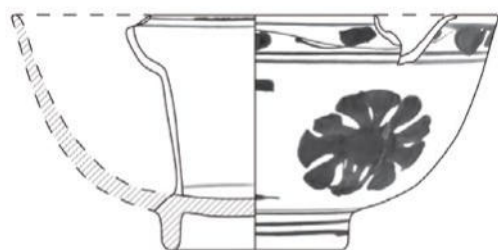


圖 43

文化遺存



圖 44

標本 5：由 AS2011T105 ⑦ :8、AS2011T105 ⑦ :175、AS2011T105 ⑦ :176、AS2011T105 ⑧ :58 拼合。敞口，深曲腹，近底處圓收，圈足。白胎細膩，白釉較光潤，施滿釉，裹足無釉。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弦紋一周，下有一周纏枝花卉紋邊飾一周，腹部為團花紋及簡化雲紋，足跟處弦紋一周，圈足外弦紋兩周，內壁口沿下弦紋兩周，內底雙圈弦紋內繪團花紋，青花呈深藍灰色。外底雙圈弦紋內雙行六字“大明成化年製”楷書款。口徑 13.6 厘米，足徑 5.5 厘米，高 7.2 厘米。（圖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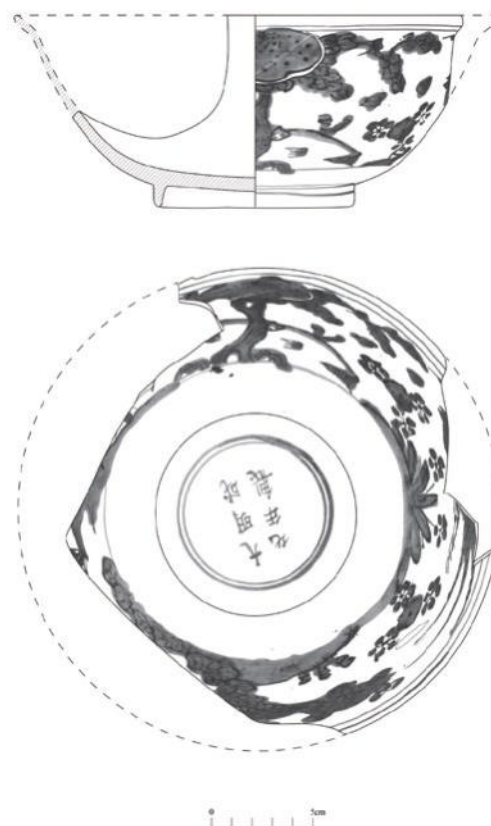


圖 45

文化遺存

標本 6：由 AS2011T105 ⑦ :383、AS2011T105 ⑦ :384、AS2011T105 ⑦ :385、AS2011T105 ⑦ :386、AS2012T205 ④ c:115、AS2013T105SC:485、AS2013T105SC:486、AS2013T105SC:878 拼合。敞口，深曲腹，近底處斜收，圈足。白胎較細，白釉泛灰黃，施滿釉，裹足刮釉，外底施釉不均。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弦紋兩周，腹部庭園小景，繪樹木、欄

杆、花草等，內壁口沿下菱形十字錦紋帶飾一周，腹部花竹盆景四組，存兩組，內底雙圈內繪花果紋，青花呈灰藍色，發色偏黑。足端及外底大量黏砂，外底有胎裂痕跡。口徑 23.4 厘米，足徑 9.5 厘米，高 10.5 厘米。（圖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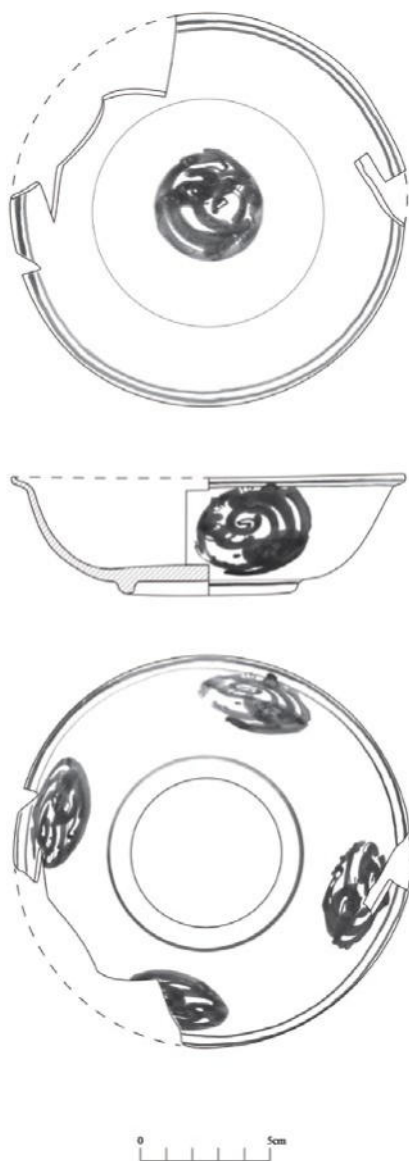


圖 46

文化遺存

B 型，侈口。

標本 1：由 AS2010T106 ④ b:40-45、AS2010T105 ⑥ a:13-19、AS2012T205 ④ c:75 拼合。侈口，深斜曲腹，圈足底。白胎細膩，白

釉光潤，施滿釉，裏足刮釉。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弦紋兩周，腹部繪飛鳳、樹石、花草圖案，圈足外有一圈弦紋，青花呈藍灰色，發色較深。外底雙圈弦紋內書雙行六字“大明成化年製”楷書款。足端少量黏砂。口徑 23.8 厘米，足徑 9.4 厘米，高 9.5 厘米。（圖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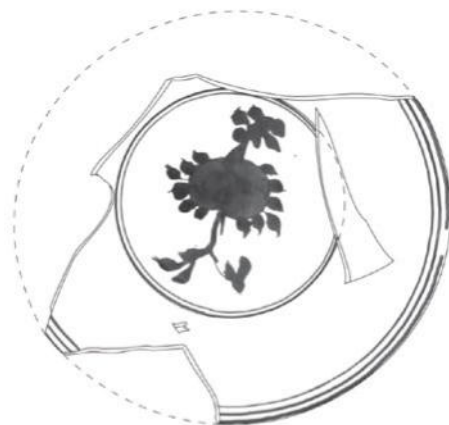


圖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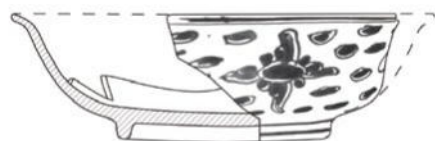
文化遺存

標本 2：由 AS2010T105 ⑤ :191、AS2012T205 ④ c:4a 拼合。侈口薄唇，微折沿，深曲腹，環形矮圈足。白胎細膩，白釉微泛青，較光潤，施釉及足。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有弦紋兩周，外壁有四組團螭紋，足跟處弦紋一周，內壁折沿處弦紋兩周，內底團螭紋一組，青花呈灰藍色，呈色較暗。足端有少量黏砂，外底有呈放射狀的跳刀痕。口徑 15.2 厘米，足徑 6.6 厘米，高 4.4 厘米。（圖 46）



圖 48

標本 3：由 AS2010T105 ④ b:180、AS2010T105 ④ c:328、AS2010T105 ④ c:329、AS2010T105 ④ c:330、AS2011T105 ④ c:1 拼合。圓唇，侈口，微折沿，深斜曲腹，圈足。白胎細膩，白釉微泛青，光亮，施滿釉，裹足刮釉。內外壁青花裝飾，口沿處繪青料包口，外壁口沿



文化遺存

下弦紋兩周，腹部庭園小景，繪有欄杆、蘆雁、花草等圖案，足跟及圈足外弦紋各一周，內壁口沿下弦紋兩周，內底雙圈弦紋內繪折枝花果紋，青花呈灰藍色。外底雙圈弦紋內書雙行六字“大明宣德年製”楷書款。足端少量黏砂。口徑 22.2 厘米，足徑 9.2 厘米，高 9.3 厘米。（圖 47）

標本 4：由 AS2010T105 ⑤ :168、AS2010T105 ⑤ :169、AS2011T105 ⑦ :99、AS2013T105SC:484 拼合。侈口外折，斜曲腹，寬圈足，足內斜削。白胎較細，白釉較光潤，施釉及足。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弦紋兩周，腹部繪簡化小雲朵做地，分佈多大雲朵紋，圈足外弦紋兩周，內壁口沿處弦紋兩周，內底雙圈弦紋內繪一雲朵紋。足端有少量黏砂。口徑 14.6 厘米，足徑 6.6 厘米，高 4.4 厘米。（圖 48）

標本 5：AS2011T105 ⑦ :1057。侈口，斜直腹，失底。灰褐胎較粗，白釉較粗，內外腹部



圖 49



圖 50



文化遺存

分近底處無釉，其餘部分施滿釉。外壁青花裝飾，紋飾不詳，內外壁均塗有部分紅彩。青花發色淺藍。外壁有釉面鼓泡破裂形成的少量凹坑。外壁有一周周修坯的痕跡。口徑無法量度，殘高 4.7 厘米。（圖 49）

C 型，折沿。

標本：由 AS2010T205 ④ b:50、AS2010T205 ④ b:51 拼合。折沿，斜曲腹，近底處圓折收，失足。灰白胎較細，白釉較粗，施滿釉。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有蟠螭紋，下有一周細弦紋。內口沿下有一周粗弦紋和一周細弦紋，內底可見雙圈粗弦紋，底中心紋飾不詳。青花發色呈淺藍。內外壁表面均有釉面鼓泡破裂形成的少量凹坑，外壁還有鐵銹痕跡。口徑 12.3 厘米，殘高 3.9 厘米。（圖 50）



圖 51

D 型，口沿形狀不明。

標本 1：由 AS2010T105 ⑤ :139、AS2010T105 ⑤ :140、AS2010T105 ⑤ :141、AS2010T105 ⑤ :196、AS2012T205 ⑤ :256 拼合。失口，下腹斜曲，圈足。白胎細膩，白釉泛黃，較光潤，施滿釉，裹足刮釉。外壁青花裝飾，腹部紋飾不詳（可能為瑞獸紋），近足處為一周簡化花瓣紋，足跟處弦紋一周，圈足外弦紋兩周，青花呈灰藍色。外底單圈弦紋內書雙行六字“大明成化年造”楷書款。足端少量黏砂。足徑 6.4 厘米，殘高 4.4 厘米。（圖 51）

標本 2：由 AS2010T105 ⑤ :181、AS2010T105 ⑤ :182 拼合。失口，下腹斜曲，圈足。白胎細膩，白釉微泛青，光潤，施滿釉，裹足刮釉，外底施釉不均。內外壁青花裝飾，外



圖 52

文化遺存

壁紋飾不詳，足跟處弦紋一周，圈足外弦紋兩周，內底雙圈弦紋內繪博古紋，青花呈淡藍色。外底雙圈弦紋內先後書有兩個不同的年號款：從疊壓順序可判斷，先書雙行六字“大明成化年造”楷書款，青料呈色同青花紋飾，之後在其上

改書雙行六字“大明天啟年製”，青花呈深灰藍色，發色較暗。足徑 4.7 厘米，殘高 2.2 厘米。
(圖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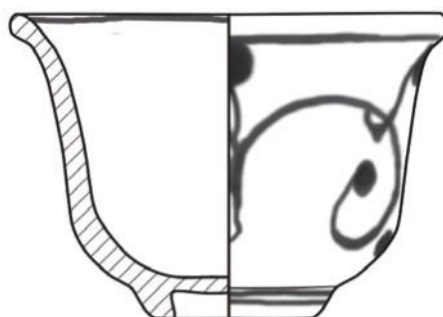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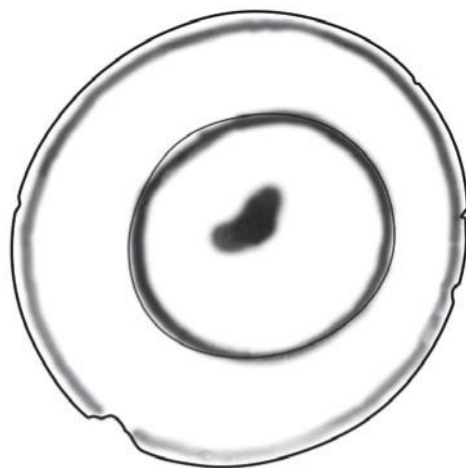


圖 53

文化遺存

(2) 杯

標本 1：AS2011T105 ⑦ :508。侈口，深腹，下腹圓曲，矮圈足，足端較寬。白胎細膩，白釉光亮，施釉及足。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腹部纏枝花卉紋，圈足外弦紋兩周，內壁口沿處弦紋一周，內底單圈弦紋內有一點狀裝飾，青花呈灰藍色，呈色暗淡。口徑 5.8 厘米，足徑 2.2 厘米，高 3.8 厘米。（圖 53）

標本 2：由 AS2011T105 ⑧ :106、AS2011T105 ⑨ c:40 拼合。侈口，深腹，下腹圓折內收，矮圈足，足端較寬。白胎細膩，白釉微泛黃，施釉及足。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弦紋一周，腹部為一組嬰戲蹴鞠圖，足跟處弦紋一周，內壁口沿下弦紋一周，內底單圈弦紋內一點狀裝飾，青花呈灰藍色，呈色較暗淡。內底落渣。口徑 5.8 厘米，足徑 2.1 厘米，高 3.6 厘米。（圖 54）

(3) 盤

標本 1：AS2011T105 ⑦ :415。敞口，曲腹，寬圈足較矮。白胎較細，白釉泛灰青，木光，施滿釉，裹足刮釉，外底施釉不均。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弦紋一周，腹部紋飾不詳，足跟處弦紋一周，內壁口沿下弦紋一周，腹壁繪鳳紋三組，首尾相接，內底雙圈弦紋內勾線填料書“日”字楷書款，青花呈較為暗淡的灰藍色。下腹部、足端及外底大量黏砂，外底有呈放射狀的跳刀痕，且有少量凹坑。口徑 15.8 厘米，足徑 9.2 厘米，高 2.8 厘米。（圖 55）



圖 54



圖 55

文化遺存

標本 2：AS2011T105SC:135。敞口，曲腹，近底處圓收，圈足。灰褐胎較粗，白釉較粗，施滿釉，足端內側及外底無釉。外口沿下有細弦紋一周，內口沿下有一周草葉紋邊飾，下有細弦紋一周，內壁為一組花草紋，內底在雙圈弦紋內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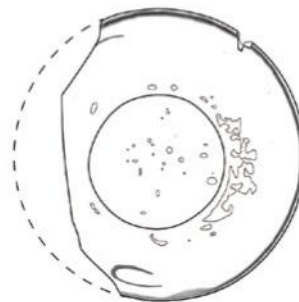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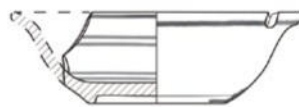
飾不詳（可能為花草紋）。青花發色呈淺藍。內外壁表面均有冰裂紋，並有因釉面鼓泡破裂形成的少量凹坑。口徑 24.7 厘米，足徑 14 厘米，高 4.8 厘米。（圖 56）



圖 56



圖 57



文化遺存

(4) 碟

A 型，圓形碟。

標本 1：AS2010T105 ④ b:224。侈口，斜曲腹較深，矮圈足，挖足很深。白胎較細，白釉泛灰青，有大量氣泡，施釉及足。內外壁青花裝飾，外壁口沿下弦紋一周，腹部紋飾不詳。內壁口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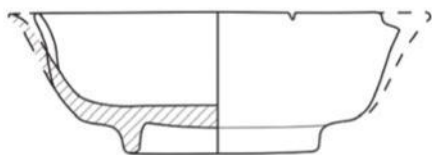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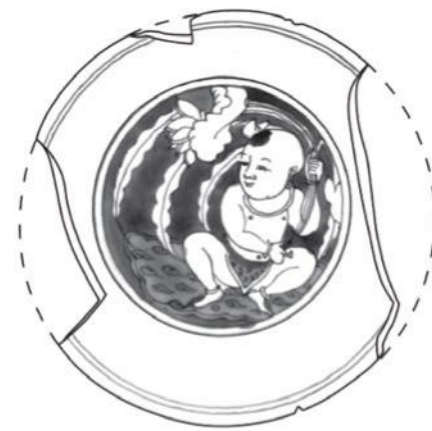


圖 58

文化遺存

下弦紋一周，腹壁以雙圈弦紋相隔，上部見有卷草紋一組，內底雙圈弦紋內為白描麒麟紋，青花呈灰藍色。外壁近圈足處有大塊黏砂，外底有呈放射狀的跳刀痕。口徑8厘米，足徑4厘米，高2.5厘米。（圖 57）

標本 2：AS2012T105 ⑤:13。侈口，折腹，上腹斜直內曲，下腹平折內收，矮圈足，挖足很深。白胎細膩，白釉光潤，施滿釉，裹足刮釉，外底施釉不均。內壁青花裝飾，口沿下弦紋兩周，內底雙圈弦紋內藍地白花持蓮童子紋，青花發色正，呈明豔的藍色。外底雙圈弦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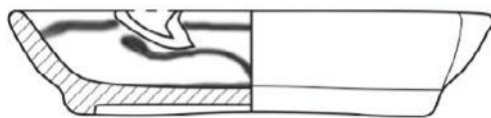


圖 59

文化遺存

書雙行六字“大明嘉靖年製”楷書款。口徑 8.4 厘米，足徑 3.8 厘米，高 2.7 厘米。（圖 58）

B 型，方碟。

標本：AS2011T105⑥b:1。碟身呈倭角方形，敞口，淺斜直腹，矮圈足，足端較寬。白胎較細，白釉泛灰青，木光。施滿釉，裹足刮釉，芒口。內壁青花裝飾，口沿下弦紋一周，腹壁下部四邊各有一弧形條帶及圓圈裝飾，內底在雙方框內為簡化白描松鹿紋，青花呈灰藍色，呈色暗淡。長 7.8 厘米，寬 7.8 厘米，高 1.7 厘米。（圖 59）

(5) 瓶

標本：AS2011T105④b:5。口微侈，細長頸，溜肩，肩部以下殘。白胎細，白釉泛青黃，較光亮，內外滿釉。口沿下有兩組錦地紋相對，隔以縱向雙線，頸部至肩部繪有松鹿花草圖案，青花呈藍灰色，呈色較深。口徑 3 厘米，殘高 11.9 厘米。（圖 60）

(6) 罐

標本：由 AS2011T105⑦:597、AS2011T105⑦:598、AS2011T105⑦:599 拼合。罐身呈瓜棱狀，失口，圓溜肩，鼓腹，下腹斜收，隱圈足呈多邊形。白胎細膩，白釉微閃青，光亮，內外滿釉，裹足刮釉。外壁青花裝飾，腹部繪纏枝蓮紋，近底部繪一周雙層蓮瓣紋，近底處雙圈弦紋，青花呈藍灰色，呈色明豔。殘高 17.1 厘米。（圖 61）

(7) 壺

標本 1：AS2010T105④c:524。腫唇，侈口，束頸，溜肩，垂腹，圈足，腹中部接流，流部僅



圖 60



圖 61

文化遺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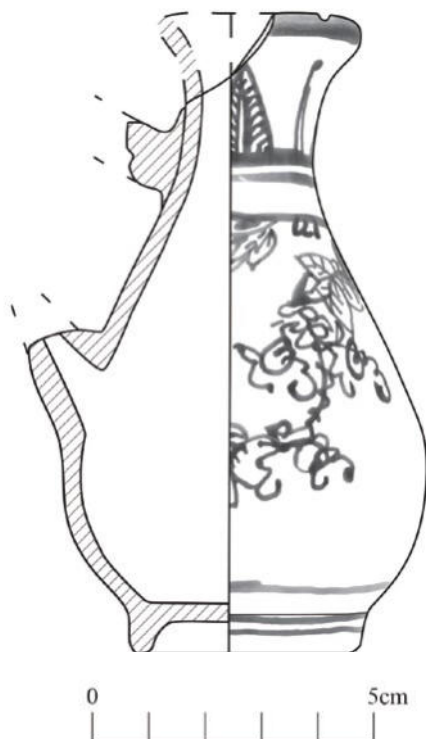


圖 62

殘存小部分，流與頸部之間有連接片。白胎細膩，白釉光潤，有較多氣泡，施滿釉，裹足刮釉。外壁青花裝飾，口沿處弦紋一周，頸部一周蕉葉紋，腹部為瓜絡紋，其下近底有一圈弦紋，圈足外弦紋兩周，流部與腹部交接處在雙圈弦紋內繪一蕉葉紋，青花呈較為明豔的藍灰色。口徑 4.5 厘米，足徑 4.1 厘米，高 11.1 厘米。（圖 62）



圖 63

文化遺存

標本 2：由 AS2011T105 ④ c:61、AS2011T105 ④ c:62、AS2011T105 ④ c:63、AS2011T105 ⑦ :588、AS2011T105SC:124 拼合。腫唇，侈口，束頸，溜肩，垂腹，頸部有寬凸棱一周。白胎細膩，白釉光潤，施滿釉。外壁青花裝飾，口沿下弦紋一周，頸部有一周蕉葉紋，下為一周寫意草葉紋，腹部以花蝶、牡丹花、草葉等元素構成一花草主題圖案。口徑 5 厘米，殘高 11.7 厘米。（圖 63）



圖 64

(8) 洗

標本：由 AS2011T105 ⑦ :539、AS2013T105SC:989、AS2013T105SC:990 拼合。器身呈荷葉狀，口沿外翻、內卷交錯相連，斜曲腹，小平底，底部凸出一支點。白胎細膩，白釉光潤，施滿釉，底部支點表面無釉。外壁藍地並以留白線條勾勒葉脈，內壁以魚、水藻、蝦等元素構成魚藻主題圖案，青花呈藍紫色，發色較正。內底貼塑有一條魚，不施釉，僅存魚身及魚尾，魚鱗及魚尾以刻線形式生動表現。殘高 4.4 厘米。（圖 64）

3. 白瓷

(1) 碗

標本 1：AS2011T105 ⑦ :1028。尖唇，侈口，深曲腹，失足。白胎細膩，白釉光潤，施滿釉。口徑 11.5 厘米，殘高 5.8 厘米。（圖 65）

標本 2：AS2011T105 ⑦ :1038。失口，斜直腹，近底處平折內收，玉璧足，足端向內斜削。白胎細膩，白釉光潤，施釉及足。足徑 4.1 厘米，殘高 2.4 厘米。（圖 66）

標本 3：AS2011T105 ⑦ :1039。底部殘片，近底處圓折平收，圈足。白胎細膩，白釉較光潤，施滿釉，裹足刮釉。外底釉面有少量凹坑。足徑 4 厘米，殘高 0.9 厘米。（圖 67）

(2) 盤

標本：AS2012T205 ④ b:118。敞口，多曲菱花口，曲腹，器身模印為多曲菊瓣形。白胎細膩，白釉略失透，口沿處積釉呈青色，較光亮。口徑 14 厘米，殘高 2.6 厘米。（圖 68）

文化遺存



圖 65



圖 68



圖 66



圖 69

4. 青瓷

(1) 瓶

標本：AS2012T205 ④ b:14。盤口，束頸，端肩，鼓腹，腹部以下殘。白胎較細，淡青釉，光亮。頸部刻劃蕉葉紋一周，腹部刻劃裝飾，紋飾不詳。口徑 4.5 厘米，殘高 6.7 厘米。（圖 69）



圖 67

文化遺存



圖 70



圖 71



圖 72



圖 73

文化遺存

(2) 碗

標本 1：AS2010T105 ② b:101。侈口，折沿，斜曲腹，近底處圓收，圈足。灰白胎較細，青釉，部分外腹、圈足及外底不施釉。外口沿下有粗弦紋一周，其餘部分無紋飾。內外壁表面均有釉面鼓泡破裂形成的少量凹坑，內壁及內底均有冰裂紋。口徑 12 厘米，足徑 4.6 厘米，高 4.3 厘米。（圖 70）

標本 2：AS2010T105 ⑤ :359。失口，斜直腹，近底處圓收，圈足。灰胎較粗，青釉，外腹部分近底處、足端及外底均無釉，內底有一澀圈。外底有墨書“号”字。外壁有釉面鼓泡破裂形成的少量凹坑。足徑 4.8 厘米，殘高 2.5 厘米。（圖 71）

5. 陶器

(1) 陶罐

醬釉陶罐

標本 1：AS2011T105 ⑦ :1256。圓唇，侈口，卷沿，束頸，溜肩，肩部以下殘，肩部存一條形橫系。灰胎，粗而堅致，通體施醬釉，口沿一圈無釉，應與蓋同燒。肩部橫系旁一圓形戳印陽文楷書“源”字款。口徑 11.5 厘米，殘高 6.1 厘米。（圖 72）

標本 2：由 AS2011T105 ⑨ :24、AS2011T105 ⑨ :25 拼合。圓唇，侈口，卷沿，束頸，溜肩，肩部以下殘。肩部存三個圓柱狀橫系。灰胎，粗而堅緻，通體施醬釉。口徑 16.3 厘米，殘高 12.7 厘米。（圖 73）

標本 3：AS2010T105 ④ c:772。口缺失，矮領，端肩，矮鼓腹，束脛，肩部對置流及把手，均殘。黃灰胎，較疏鬆，外壁黃褐釉，施釉不均，底部無釉。足徑 7.5 厘米，殘高 6.2 厘米。（圖 74）

黃綠釉陶罐

標本 1：AS2010T105 ⑤ :380。腹部殘片。黃灰胎較粗，外壁施低溫黃綠釉，較光亮，釉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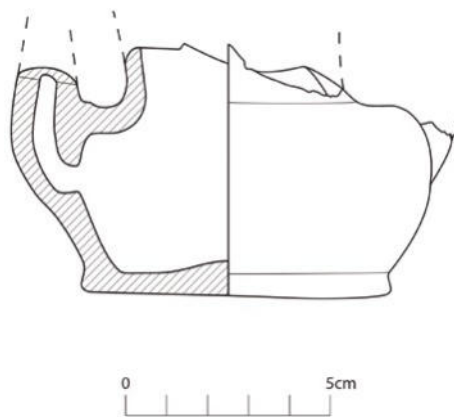


圖 74

文化遺存



圖 75



圖 76

剝落嚴重，內壁施褐色護胎釉，失光。外壁腹部貼花纏枝番蓮紋裝飾，其下陰刻弦紋一周，近底部貼仰蓮瓣，存一處。裝飾以綠釉為地，花葉處施以黃釉。殘長 11.3 厘米，殘寬 11 厘米。（圖 75）

標本 2：由 AS2011T105 ⑦ :1138、AS2011T105 ⑦ :1139、AS2011T105 ⑦ :1140 拼合。下腹部殘片，下腹斜直，束脛，底端出台，平底。黃灰胎較粗，外壁施黃綠釉，較光亮，底部無釉，內壁刷紅色護胎釉，失光。外壁腹部貼花纏枝花卉裝飾，近底部貼單層仰蓮瓣一周。外壁以綠釉為地，花葉處施黃釉。足徑 15.5 厘米，殘高 10.1 厘米。（圖 76）

標本 3：黃綠釉陶罐器蓋 AS2011T105 ⑧ :46 圓唇，子口內斜，寬平沿，高拱形蓋面，寶珠形鈕。黃灰胎較粗，蓋面施淡黃綠釉，較光亮。蓋面上部凹弦紋兩周，下部凸弦紋一周，其間刮釉形成倒三角形紋飾一周，蓋面綠釉為地，三角形紋邊緣處及蓋紐施黃釉。口徑 8.6 厘米，沿徑 12.7 厘米，高 9 厘米。（圖 77）

（2）青灰釉陶碗

標本：AS2011T105 ⑧ :37。斂口，深曲腹，高圈足，足內斜削。灰黃胎，器表施青灰釉，失透，木光，積釉處呈青赭色，外壁施釉近足，有垂釉痕，內壁施釉近底，內底有刮釉痕。口徑 12 厘米，足徑 6.2 厘米，高 5.7 厘米。（圖 78）

文化遺存



圖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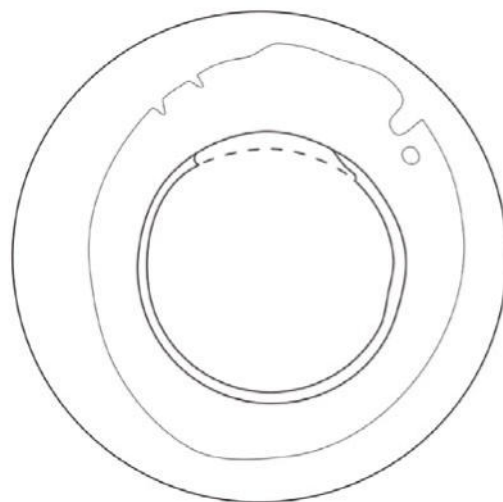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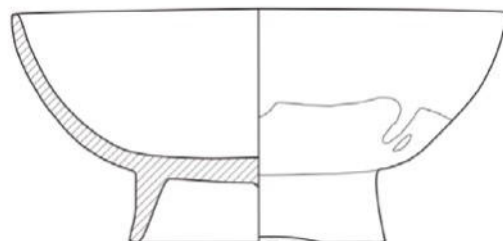


圖 78

文化遺存

(3) 素陶罐

標本：AS2010T105 ② b:215。圓唇，侈口，卷沿，束頸，豐肩，肩部以下殘。灰褐胎較堅致，通體素面無釉。外頸部刻劃有兩圈波浪紋，肩部刻劃有波浪紋及幾周弦紋。頸部有少量孔洞，內腹有幾圈拉坯痕跡。口徑 9.8 厘米，殘高 11.6 厘米。（圖 79）

6. 其他

(1) 建築構件

筒瓦

標本：AS2011T105 ⑦ :1286。殘缺一小角，胎呈灰白色略泛紅，外表呈紅色。凸面及凹面均



圖 79

文化遺存

光素無紋，側緣修整平齊，可見內切痕跡。瓦長 22.3 厘米，唇長 5.5 厘米，寬 10.5 厘米，厚 0.7 厘米。（圖 80）

板瓦

標本：AS2011T105 ⑨ a:122。殘缺小半。胎呈灰白色略泛紅，凹面及凸面均光素無紋，側緣刮削平整。凹面和凸面均附着白灰。長 25.3 厘米，寬 18 厘米，厚 1 厘米。（圖 81）

瓦當

標本：AS2011T105 ⑦：1284。基本完整，胎呈灰白色略泛紅。當面呈圓形，模印紋飾，中

心為折枝花卉紋，外周飾一圈弦紋和變形雲紋，當背光素無紋，上端可見與筒瓦對接痕跡。當面直徑 10.2 厘米，厚 1 厘米。（圖 82）

滴水

標本：AS2012T105 ⑤ :25。殘缺小部分，胎呈灰白色略泛紅。整體呈如意形，上端略呈圓弧狀，可見與板瓦對接痕跡，下端作連弧狀。正面模印紋飾，中心為折枝花卉紋，上部為一排變形雲紋及一道弦紋。背面光素無紋。殘寬 19.5 厘米，高 8.2 厘米，厚 1.1 厘米。（圖 83）



圖 80

文化遺存



圖 81

(2) 墊餅

標本：均為圓形，瓷胎，呈灰白色，較細膩，胎體較薄。一面中心有布紋，表面有少量黏砂（圖 84）。AS2011T105 ⑦:1106，直徑 4.7 厘米，厚 0.3 厘米；AS2011T105 ⑧:44，直徑 4.5 厘米，厚 0.4 厘米；AS2012T205 ④b:128，直徑 7 厘米，厚 0.3 厘米；AS2011T105 ⑦:1105，直徑 4.6 厘米，厚 0.35 厘米。

(3) 蚌片製品

標本：AS2012T205 ⑤:304。大致呈方形，半透明。交角有直角，也有倭角。長 6.5 厘米，寬 5.8 厘米，厚 0.1 厘米。（圖 85）

五、相關問題

（一）出土瓷器的年代與特點

1. 年代

本次出土的瓷片主要出土於基岩大灰坑中，包括有與聖保祿學院同時代和比其時代晚的產品。

出土的青花瓷片少量底部書有款識，標識器物年代的主要有“大明天啟年製”“天啟年製”，還發現包括“永樂年製”“大明宣德年製”“大明成化年製”“大明嘉靖年製”在內的晚明寄託款，以及吉祥語款如“萬福攸同”和具有標榜性質的款識如“精製”等。基岩大灰坑以外的地層中還發現了“康熙年製”款。較為特殊的是由 AS2010T105 ⑤:181、AS2010T105 ⑤:182 拼合的標本（圖 52），其外底在雙圈弦紋內先後書有兩個不同的年號款：從書寫順序可判斷，先書“大明成化年造”款，之後在其上改書“大明天啟年製”。這種情況可能反映了明代青花瓷器年號款，部分被刻意題上早於其真實製作年代的現象。根據這些款識，我們將出土器物的年代範圍劃定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的明晚期，個別器物的時代或可晚至清早期。

青花瓷杯標本 AS2011T105 ⑦:508（圖 53）以及由 AS2011T105 ⑧:106、AS2011T105 ⑨c:40 拼合（圖 54）的標本，與景德鎮御窯廠出土民窯青花杯（H5:6）造型及施釉方法相同⁵，同組地層中出土少量帶有“大明萬曆年製”款的官窯紀年器，年代為萬曆時期（1573-1620 年），此時期御窯的生產漸停，民窯器物成為主流⁶。造型相同的標本見於菲律賓巴拉望海域萬曆時期中國商船“皇家艦長海灘 2 號”（Wreck 2 of the Royal Captain Shoal）⁷，該沉船出水瓷器與廣東南澳

文化遺存



圖 82



圖 83



圖 84



圖 85

文化遺存

“南澳 I 號”具有相似特徵，時代可界定在十六世紀晚期⁸。與青花方碟標本 AS2011T105 ⑥ b:1 (圖 59) 造型相同的標本見於 1608 年越南潘切海域沉沒的“平順號”(Binh Thuan) 中國貨船⁹。青花瓷壺標本、AS2010T105 ④ c:524 (圖 62) 與馬來西亞東海岸沉沒於天啟年間(約 1625 年)的葡萄牙商船“萬曆號”(Wanli Shipwreck) 出水的青花執壺造型與紋飾均基本相同¹⁰，相似的標本還見於南大西洋聖赫勒拿島沉沒於 1613 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隻“白獅號”(Witte Leeuw) 出水品中¹¹。由標本 AS2010T105 ④ c:409、AS2010T105 ④ c:410、AS2010T105 ④ c:411、AS2010T105 ④ c:412、AS2010T105 ④ c:413 及 AS2010T105 ④ c:414 拼合的青花瓷碗(圖 40)，其造型、裝飾與款識相同的器物(2006FJJL I 采:26)見於福建平潭明代晚期“九梁 I 號”沉船¹²，沉船出水瓷器的年代當在明末崇禎時期¹³。

同時此次發掘還發現數量較多的佈滿開光的“克拉克”類型青花瓷，這些產品未見款識，這與克拉克瓷多無年款情況相一致¹⁴。根據麥艾尼(B. S. McElney)對克拉克瓷的分期(主要依據碗盤類)，在第三期(1575-1590 年)有了開光，接下來的兩個時期(約 1595-1605 年)中，第四期出現帶狀和珠狀垂飾紋樣的小開光依次把大開光分開，第五期與第四期類似，盤中心的一圈圓形裝飾裡引進了很多錦地紋的裝飾¹⁵。本次出土的克拉克瓷，主要處於上述的第三期到第五期，時代集中於萬曆時期。與此次出土滿佈開光紋飾的碗盤類相類似的器物，曾出水於菲律賓馬尼拉灣、沉沒於 1600 年的馬尼拉大帆船“聖達戈號”(San Diego)¹⁶，上述沉沒於 1613 年的“白獅號”¹⁷，沉沒於 1625 年的馬來西亞萬曆號¹⁸及中國南海沉沒於崇禎時期(約 1643 年)可能屬於荷蘭東印度公司僱傭的中國帆船“哈徹”沉船(Hatcher Junk)¹⁹。

如與碗標本 AS2010T105 ④ c:35 (圖 29) 同樣造型與紋樣的器物見於聖達戈號²⁰及白獅號²¹。與碗形器蓋 AS2012T205 ④ c:8 (圖 38) 形制相同、紋樣近似的標本見於萬曆號²²及哈徹號²³沉船出水品中。盒標本 AS2011T105 ⑦ :532 (圖 36) 與盒蓋標本 AS2010T105 ④ b:126、AS2011T105 ⑦ :536、AS2011T105 ⑦ :537 拼合(圖 37)，與白獅號沉船出水的蓋盒雷同²⁴，同樣造型、紋飾略有差別的標本還見於聖達戈號²⁵和萬曆號²⁶的出水品中。象形軍持標本 AS2010T105 ② a:73、AS2010T105 ② a:111、AS2010T105 ② c:178、AS2010T105 ② c:179、AS2010T105 ② c:187 跨層拼合(圖 15)，標本 AS2010T105 ② e:32、AS2010T105 ② e:33、AS2010T105 ② c:202 跨層拼合(圖 16)，相似造型的標本見於聖達戈號²⁷、白獅號²⁸和萬曆號²⁹的出水品中，同時在伊朗阿德比爾神廟(Ardebil Shrine)和土耳其托普卡比宮(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十六世紀晚期的收藏品中也有相同的作品³⁰。與克拉克類型青花碗標本 AS2010T105 ④ c:35 (圖 29) 造型與紋飾類似的作品亦見於阿德比爾神廟神廟同期的收藏品中³¹，屬於明後期景德鎮民窯產品中較為精緻者。

綜上說明，基岩坑及相關重要遺跡和地層內出土瓷器的主體年代應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大致相當於萬曆後期、天啟、崇禎的明晚期，部分標本的年代可晚至清代早中期。

2. 產地與性質

過去在城市建設過程中，如在澳門龍嵩街崗頂附近，以及舊城區附近的草堆街、關前街及營地大街(合稱三街)等地，曾因基建而採集到數量豐富的瓷器碎片。澳門歷史上有“南北二灣”，是澳門明清時期海上貿易主要的

文化遺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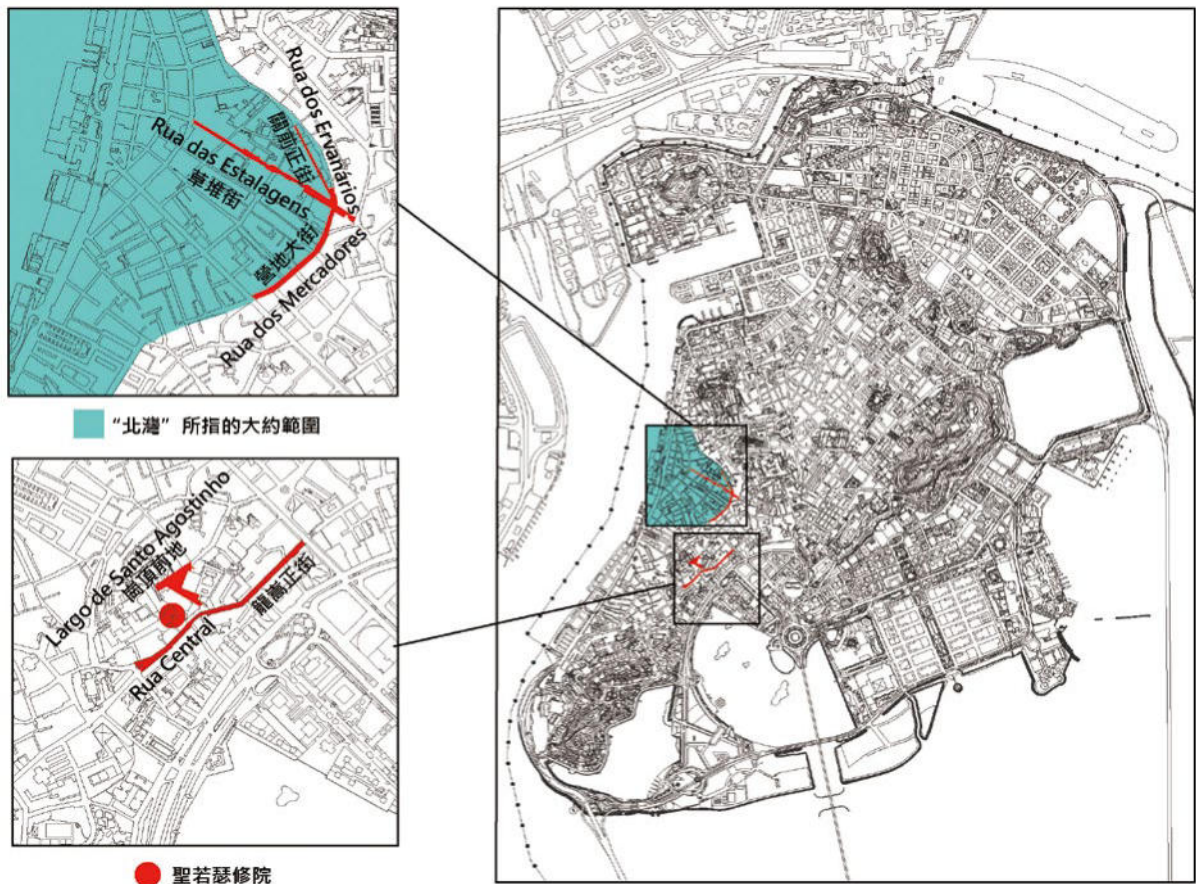


圖 86 · 澳門曾經採集到青花瓷碎片的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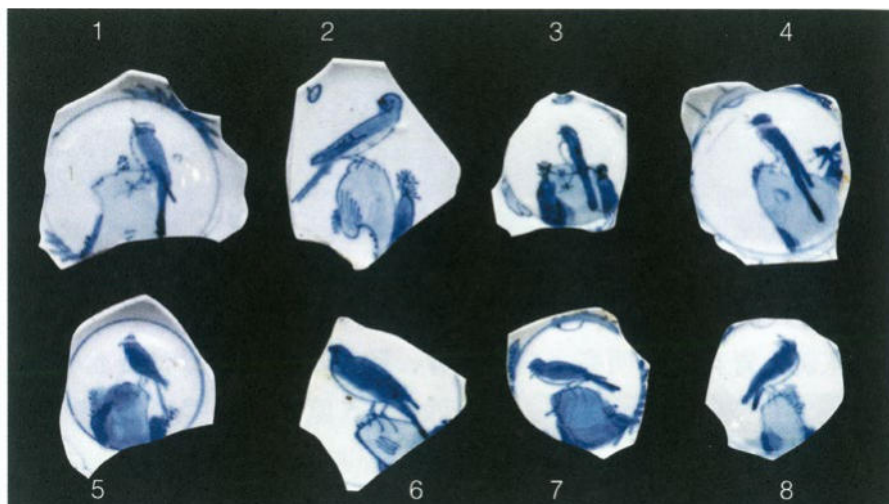


圖 87 · 2002 年採集於澳門草堆街的青花瓷碗標本（標本編號：2002BW CD3-009、011、012、014 至 018 正面）³⁹

文化遺存

上落貨地區。龍嵩街靠近“南灣”，而上述三街則近“北灣”（圖 86）。上述地點採集的瓷器以青花為主，現收藏於澳門博物館和澳門藝術博物館中³²。有學者指出這批採集於澳門南灣、北灣的青花瓷為景德鎮窯生產的產品，認為其在造型、紋飾、款識等方面與景德鎮觀音閣為代表的景德鎮民窯發掘出土的部分器物非常相似，其性質是商人在經由澳門外銷瓷器時遺棄的裝船或搬運期間破碎的產品³³。同時，過去澳門發現的一定數量的克拉克瓷，亦均為景德鎮的產品³⁴。

本次發掘出土的青花瓷殘片，大部分器物的造型、紋飾、款識等特徵與以往澳門北灣採集的青花瓷殘片相似，風格一致（圖 87），其年代亦在以往澳門發現瓷器的年代範圍之內。就其來源而言，主要為產自景德鎮明代晚期的民窯產品。

葡萄牙人在 1553 年開始在澳門“搭茅暫住”，初期人數僅 500 人，船隻二三艘，後逐漸增多。葡萄牙人定居澳門的主要目的是以澳門作為基地向中國採購絲綢、茶葉及陶瓷等。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初，澳門作為廣州重要的外港及腹地，是中國當時可以讓外國人長期停留的地方。葡萄牙人利用澳門把大量的中國貨物運往日本、東南亞，以至歐洲各國，獲取豐厚利潤³⁵。毋庸置疑，在十六世紀中期至十七世紀早期這一階段，澳門作為葡萄牙人的貿易據點，在葡萄牙人主導的全球貿易中佔據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為東亞地區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就陶瓷貿易而言，葡萄牙人從澳門將較為粗製的瓷器賣往日本、東南亞，更精細的則賣到印度和波斯，一部分到東非，而最好的則運往里斯本³⁶。到十七世紀初以後，荷蘭人搶奪了葡萄牙人手中東方貿易的主控權，但葡萄牙人手中澳門的地位則始終穩固，上述萬曆號沉船即可證明十七世紀葡萄牙經營的澳門貿易中瓷器貿易之盛³⁷。即便如此，我們仍不

能忽略澳門作為葡萄牙人的聚居地，其本身對陶瓷消費的需求和能力。過去曾發現過“Macao”款識的紋章瓷，即可能為澳門的殖民統治者訂購的產品³⁸。此次在基岩坑內發現的陶瓷殘片數量眾多、種類繁雜，與中式建築材料並存，不排除為居澳葡人日常生活起居用器的可能。

此外，基岩大灰坑中還伴出了一些褐釉、醬釉陶罐及低溫黃綠釉產品，從胎釉分析可以肯定非景德鎮所產，有可能是廣東附近甚至東南亞周邊地區窯口所產，不過具體的產地還需要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比對。

（二）與聖保祿學院相關的遺跡及性質

高園街 35 號發現的南北向夯土牆十分重要，從建築結構和營造方法來看，與目前在其北側地面仍保存較好的牆址以及茨林圍北側牆址等基本一致，應屬同類遺存。從分佈來看，這段牆體向南，與大炮台山北麓 1995 至 1997 年由葡萄牙考古隊發現的石牆相對應，呈南北向同一直線；向北不遠即折拐，新勝街路南、茨林圍北仍可見到連綿不斷的高大牆體；向西北至茨林圍西端、老人院前地北端南折，向西南方向延展後，再折拐沿聖方濟各斜巷向東北延伸至哪咤廟西南側，與聖保祿教堂西壁相接。聖保祿教堂前壁以東僅保存有聖保祿學院南翼建築，與大炮台銜接處情況不甚清楚。（圖 88）

圖 88 中可見，地表現存的這幾段牆址與高園街 35 號發現的牆址基本可封閉圍合，這樣形成的空間恰以聖保祿教堂為中心。以已發現牆址的建造規模和建築結構而言，絕非普通民眾可以做到和使用，而在該區域據文獻記載較為重要的歷史活動均與聖保祿學院有關，並且圍牆的位置和走向與 1760 年（圖 89）和 1835 年的澳門地圖（圖 90）⁴⁰ 中顯示基本一致，由此可基本推斷這

文化遺存

幾處牆體應為聖保祿學院圍牆的組成部分，高園街 35 號發現的這段牆體應為聖保祿學院東圍牆的一段。

由此可進一步確認，2010 至 2012 年對高園街 18、20、22 號三座公務員宿舍樓所在範圍的發掘，應位於聖保祿學院東圍牆之內。而高園街 16 號公務員宿舍樓的所在空間，則位於圍牆之

外。當然，也有學者認為茨林圍北側這段牆體有可能是澳門古城牆的一段，但是從繪於 1634 年的澳門古地圖（圖 91）⁴¹ 來看，當時大炮台北側並未修建城牆，而缺失的部分恰好是我們目前推測的聖保祿學院遺址範圍，所以在十七世紀上葉聖保祿學院的圍牆或許也曾兼做城牆防禦之用。而在 1804 年⁴²（圖 92）及以後的地圖上，我們可以看到在接近大炮台東北凸角位置處向西北



圖 88 · 聖保祿學院遺址推測範圍圖

文化遺存

有一段城牆延伸出來，並明確標註為“wall”，這段城牆應該是修建於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因此，在 1906 年的地圖⁴³（圖 93）上，我們可以看到大炮台北側有兩段牆體向北延伸，其中偏西一條應為通過高園街 35 號的這段牆體，而偏東一條應為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修建的城牆。同時這也提示我們，高園街 35 號的這段牆體曾一直完好的保存到二十世紀初，大概是 1940 年代開闢高園街之後才被截斷並逐漸毀廢。

從時間而言，聖保祿學院作為澳門創立的東亞地區第一所西式高等學院，始建於 1594 年，1762 年因耶穌會被驅逐而關閉，1835 年學院和教堂因火災而付之一炬。那麼聖保祿學院圍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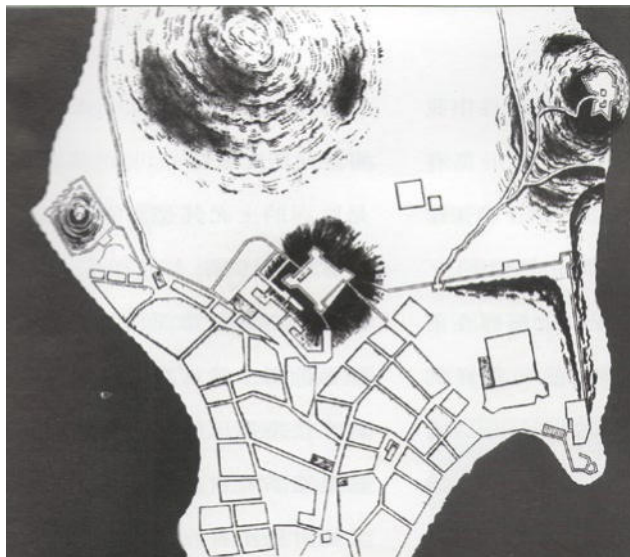


圖 89・澳門地圖（約繪製於 176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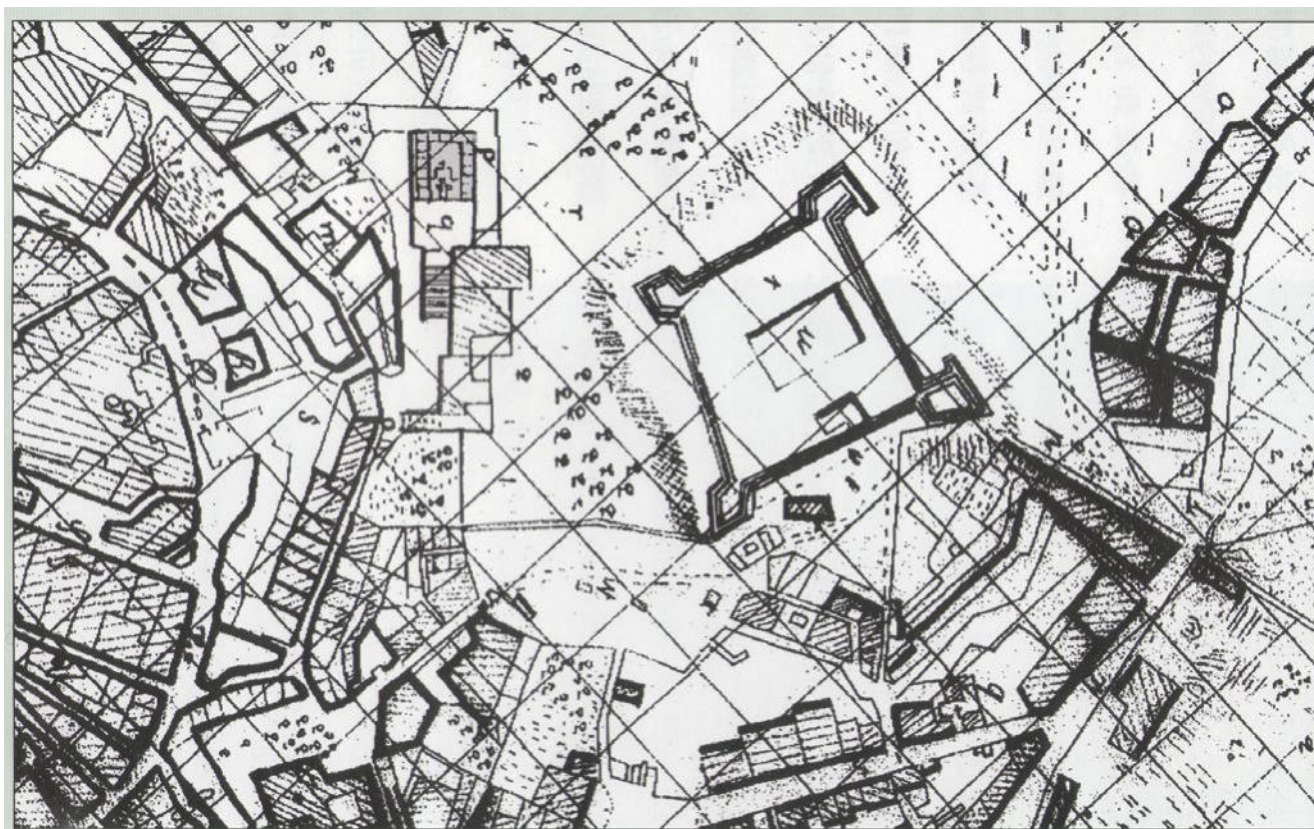


圖 90・澳門地圖（約繪製於 183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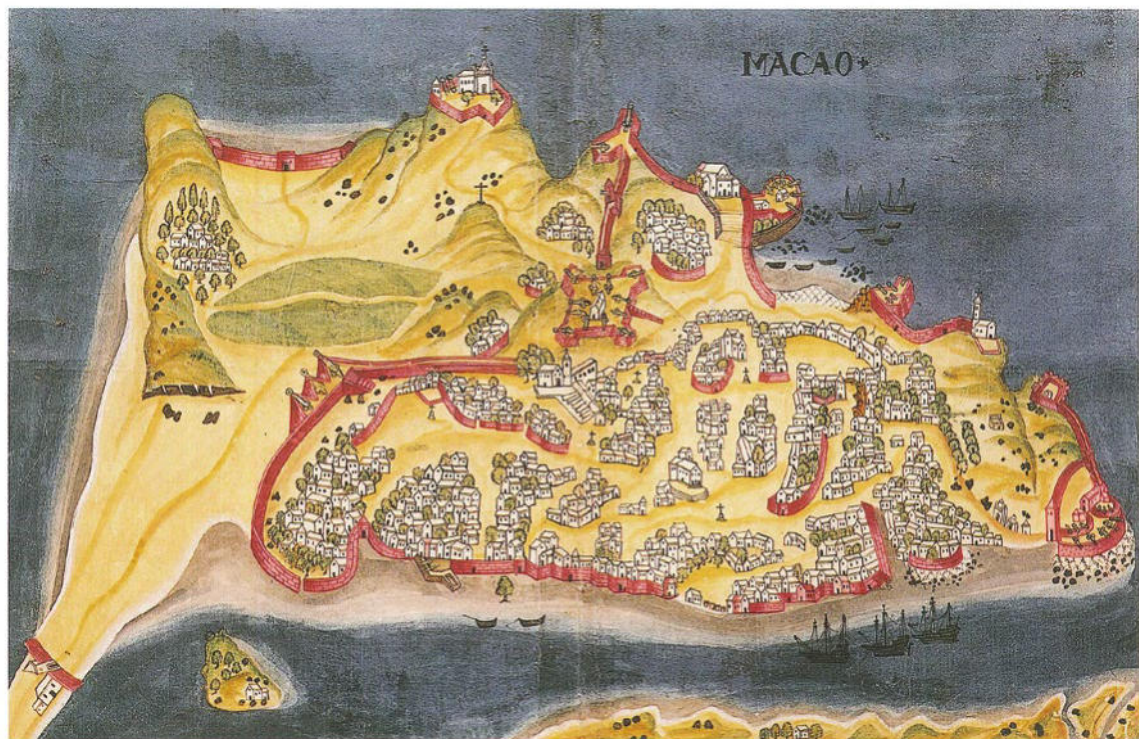
文化遺存

建設應不早於 1594 年，據《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記載大約在 1606 年前後即已竣工，1835 年之後逐漸廢棄並轉變為其他用途，如茨林圍等即利用其作為民居牆體的一部分，高園街 35 號被拆除的民居也曾將夯土牆作為承重基礎使用。

2010 至 2012 年發掘發現了 H8、H9 等多個灰坑，其中 H8 打破 H9，表明 H8 時代要晚於 H9。從成因分析，H9 至少應包括大型基岩坑本體和填埋物兩個層面。大型基岩坑本體形成時代較早，其性質與用途值得深思。填埋物時代應晚於基岩坑本體建造和使用年代，從填埋物堆積形態所呈現出的不規律性和中間夾雜多層淤積層來看，填埋物的形成不是一次性行為，而是經歷了一個較長時間段逐漸形成的。H8 破壞了 H9 上層

填埋物，形成時代較晚，其上即為建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公務員宿舍樓。H8 的形成一方面與 H9 自然塌陷有關，這得到了考古層位關係的支撐；另一方面，H8 中的瓷器碎片出現可與 H9 較深層出土瓷器碎片拼合的情況，且非孤例，那麼這些瓷器碎片的來源問題顯得比較有意思。

根據前文對出土遺物的初步分析，基岩坑出土瓷器碎片的年代上限為明代晚期，下限為清代中期，尤其是 H9 偏下部堆積層中出土青花瓷時代為明代晚期，與澳門的開埠時間相近。根據《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1594 年 10 月 28 日）記載：“它依山勢而建，周圍有高牆環繞。……正門前面，還有一座封閉式的極大庭院。學院如前所述，有一北廊，內有六間寬大的宿舍。還有一南廊，



“MACAO” in Livro das Fortalezas... (1634)
António Bocarro
Évora, B.P.A.D.

圖 91 · 澳門地圖（約 1634 年）

文化遺存

由此通往合唱台，內有七間宿舍。還有一東西走向的階梯，下有六間宿舍，這些宿舍都很狹小。二廊之間有一東長西窄的院子，院內有一口井，其水源來自岩石縫隙，井口寬大。……從學院的樓房至大炮台有課間休息的地方，但二者之間有兩個階梯，第二個階梯很高。有樹木、通道。從大炮台上可俯視一切。”⁴⁴ 由於 H9 開鑿在基岩之上，平面形制較為規整，四壁修整痕跡明顯，且深達近十米，顯然是一項較大型人工工程，因此不排除本次發掘發現的這個大型基岩坑與年報中記載的水井相關的可能性，在學院廢棄之後才逐漸被回填掩埋。

（三）聖保祿學院遺址發掘的意義

澳門聖保祿學院自 1594 年創辦，至 1762 年關閉，前後歷時 168 年，在澳門歷史文化發展以及東西方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中都扮演了重要的歷史角色。此次發掘初衷是對澳門聖保祿學院遺址相關部分進行科學的發掘，由於近現代建築的疊壓和破壞，與聖保祿學院直接相關的遺跡發現較少。不過即便如此，本次發掘對於澳門早期建築形制的認識，對出土明末清初陶瓷器、建築材料的認識，都會對澳門歷史研究有所裨益，特別是出土的青花瓷器對於研究中葡貿易史、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澳門在東亞地區乃至全球貿易體系中的重要地位都具有非凡的價值，為中國外銷瓷、海上陶瓷之路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物證。

值得強調的是該次發掘是內地與澳門第一次合作進行考古發掘，正在進行整理並擬出版的發掘報告也將是澳門第一部歷史時期考古報告，其重要性與里程碑意義對於澳門考古不言而喻，在前後持續多年的考古發掘中，聯合考古隊也為澳門培養了一批年輕的考古力量，他們如今正成長為澳門考古的中堅力量。



圖 92 · 澳門地圖（約 1804 年）

（附記：發掘總領隊：朱岩石。第一期執行領隊：劉振東，隊員有汪勃、郭曉濤、楊勇、王睿、沈麗華、汪盈。第二期執行領隊：錢國祥，隊員有肖淮雁、徐龍國、劉瑞、何歲利、沈麗華、汪盈、王睿。第三期執行領隊：錢國祥，隊員有肖淮雁、何歲利、韓建華、王存金、韓燕民、夏振民、王向陽、董慧傑、吳新年等。第四期執行領隊：董新林，隊員有石自社、劉濤、肖淮雁、沈麗華、王睿、盧可茵、關俊雄等。澳門文化局關俊雄負責對大型基岩坑南緣倒塌堆積進行了掃尾工作。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劉建國負責發掘測量指導工作，鍾建負責物探工作。出土遺物標本拍攝由齊物古器物研究室吳正龍、王瀾負責，國家博物館德永華參與部分工作。遺跡、遺物繪圖由沈麗華、汪盈、盧可茵等完成，朱岩石、沈麗華、王睿、李鑫、趙月紅、盧可茵、梁敏枝、吳璟昌、李梓傑、李嘉欣等參與了遺物整理工作。栗建安、王光堯等對遺物整理提出了重要指導性意見。）



圖 93・澳門地圖（1906 年）

文化遺存

註釋：

1. 關於聖保祿學院始建和關閉年代，眾說不一，目前一般公認是始建於1594年，關閉於1762年，詳見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37-48頁。
2. 此次發掘簡報和復原成果以葡文版和中文版同時發行，中文版只有文字卻沒有附圖。葡文版：Fernando António Baptista Pereira, *As Ruínas de S. Paulo: Um Monumento Para O Futuro*,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Lisboa: Missão de Macau em Lisboa, 1994. 中文版：費爾南多·安東尼·巴基斯塔·佩雷拉：《澳門大三巴遺址：面向未來的豐碑》，澳門：澳門文化司署，里斯本：里斯本澳門辦事處，1994年。
3. 此次發掘材料沒有完全發表，簡要材料見澳門博物館項目組著：《與歷史同步的博物館——大炮台》之“聖保祿神學院和大炮台，考古挖掘和解讀”，澳門：澳門博物館，1998年。該文根據Clementino Amaro編寫的《澳門博物館考古工作最終報告（1995年-1997年）》擇要翻譯而成。
4. 根據盧泰康：《澳門崗頂山坡出土陶瓷研究》，《文化雜誌》2013年春季刊（總第86期），第169-170頁。該類陶器為外來陶瓷，產地應該位於歐洲。目前這類遺物在亞洲考古遺址所出土者，多被發現於歐洲人活動地點。
5. 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景德鎮明清御窯廠遺址2014年發掘簡報》，《文物》2017年第8期，第4-42頁，圖一七：1。
6. 秦大樹，鐘燕娣，李慧：《景德鎮御窯廠遺址2014年發掘收穫與相關問題研究》，《文物》2017年第8期，第69-88頁。
7. Frank Goddio, *Discovery an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a 16th Century Trading Vessel in the Philippines*, Lausanne: World Wide First, 1988.
8. 劉焱，胡舒揚：《沉船、瓷器與海上絲綢之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58、160頁。
9. Michael Flecker,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Archaeological Report*, Melbourne: Christie's Australia, 2004, p.21.
10. Sten Sjostrand and S.L.L.S,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Kuala Lumpur: Ministry of Culture, Arts and Heritage Malaysia, 2007, p.94.
11. Christine L. van 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1982, p.178.
12. 福建沿海水下考古隊：《福建平潭九梁I號沉船遺址水下考古調查簡報》，《福建文博》2010年第1期，13-18頁。栗建安：《閩海鉤沉——福建水下考古發現與研究二十年》，載中國國家博物館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編：《水下考古學研究》（第一卷），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57-92頁，圖一五-8。
13. 劉焱，胡舒揚：《沉船、瓷器與海上絲綢之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64頁。
14. 熊寰：《克拉克瓷研究》，北京：《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第117頁。
15. E. B. McElney, "The Blue and White Wares (post 15th century)", in *South East Asian and Chinese Trade Pottery*, Honkong, 1979. 轉引自Christine L. van 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1982, pp.49-51.
16.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of the Philippines, 1993. Rita C. Tan, *Zhangzhou Ware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Swatow" Export ceramics from Fujian 16th-17th Century*, Manila: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the Philippines, 2007, pp.183-184.
17. Christine L. van 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1982.
18. Sten Sjostrand and S.L.L.S, Idrus *The Wanli*

-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Kuala Lumpur: Ministry of Culture, Arts and Heritage Malaysia, 2007.
19. Colin Sheaf and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Press, 1988.
 20. Rita C. Tan, *Zhangzhou Ware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Swatow" Export Ceramics from Fujian 16th-17th Century*, Manila: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the Philippines, 2007, pp.344.
 21. Christine L. van 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1982, p.141.
 22. Sten Sjostrand and S.L.L.S.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Kuala Lumpur: Ministry of Culture, Arts and Heritage Malaysia, 2007, p.78.
 23. Colin Sheaf and Richard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Press, 1988, p.45.
 24. Christine L. van 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1982, p.138.
 25. Rita C. Tan, *Zhangzhou Ware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Swatow" Export Ceramics from Fujian 16th-17th Century*, Manila: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the Philippines, 2007, pp.352.
 26. Sten Sjostrand and S.L.L.S.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Kuala Lumpur: Ministry of Culture, Arts and Heritage Malaysia, 2007, p.84, p.86.
 27. Rita C. Tan, *Zhangzhou Ware found in the Philippines: "Swatow" Export Ceramics from Fujian 16th-17th Century*, Manila: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the Philippines, 2007, pp.316.
 28. Christine L. van 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1613)*, Amsterdam: Rijksmuseum, 1982, p.133.
 29. Sten Sjostrand and S.L.L.S. Idrus, *The Wanli Shipwreck and Its Ceramic Cargo*, Kuala Lumpur: Ministry of Culture, Arts and Heritage Malaysia, 2007, p.90.
 30. John Alexander Pope,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Publication, 1956, plate 97(No. 29.464). Regina Krahl and Nurdan Erbahar,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A Complete Catalogue*, London: Sotheby's Publications, 1986, p.460.
 31. John Alexander Pope, *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Publication, 1956, plate 107.
 32. 馬錦強：《澳門出土明代青花瓷器研究》，澳門基金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7-9頁。
 33.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江西景德鎮觀音閣明代窯址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第12期；馬錦強：《澳門出土明代青花瓷器研究》，澳門基金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65-267頁。
 34. 劉朝暉：《澳門發現的克拉克瓷》，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陶瓷下西洋研究小組編：《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貿易中的外銷瓷》，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3-32頁。
 35. 馬錦強：《澳門出土明代青花瓷器研究》，澳門基金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1頁。
 36. 文德泉：《中葡貿易中的瓷器》，吳志良主編：《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211-212頁。
 37. 劉焱、胡舒揚：《沉船、瓷器與海上絲綢之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79頁。

文化遺存

38. 熊寰：《克拉克瓷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第113-122頁。
39. 圖片引自馬錦強：《澳門出土明代青花瓷器研究》，澳門基金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32頁。
40. 圖89及圖90均引自澳門博物館項目組著：《與歷史同步的博物館——大炮台》，澳門：澳門博物館，1998年，第21頁。
41. 圖91引自Fernando António Baptista Pereira, *As Ruínas de S. Paulo: Um Monumento Para O Futuro*,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Lisboa: Missão de Macau em Lisboa, 1994, p.9.
42. 澳門博物館項目組著：《與歷史同步的博物館——大炮台》，澳門：澳門博物館，1998年，第135-136頁。
43. 澳門博物館項目組著：《與歷史同步的博物館——大炮台》，澳門：澳門博物館，1998年，第138頁。
44. 轉引自李向玉：《漢學家的搖籃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35頁註1，參見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第1695號抄件，第92-94頁。

